第四十五幕《特別任務》無需言語的默契

翌日早晨。 希望平原的天空，還殘留著昨夜狂歡與淚水後，那種特有的、清冽的濕氣。第一縷陽光，刺破雲層，為「迴響之心」聖殿那白色的尖頂，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。 Vrael拖著疲憊的身軀，走向了宮殿的最高議事廳。 他一夜未眠。與Annelise、Rei之間的「告解」，雖然在最後，以一個充滿淚水的擁抱暫時收場，但那道因欺瞞而產生的裂痕，依然如同實質的重量，壓在他的靈魂之上。他的腳步，前所未有的沉重。 議事廳內，他的女王，伊娑莉雅，也同樣一夜未眠。 她正站在巨大的全息沙盤前，如同最高效的棋手，不斷地，調兵遣將。一個個代表著不同部隊的光點，在她的指令下，有條不紊地，流向大陸的各個防禦節點。她的臉上，看不出任何屬於個人的情緒，只有屬於女王的、絕對的冷靜與專注。 Vrael準備開口之際， 他想向她，也向這位他尚未「懺悔」的妻子，坦白一切。 女王就說， 她甚至沒有回頭，目光依然鎖定在沙盤之上。 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 伊娑莉雅的聲音，平靜得，如同清晨的湖面，不起一絲波瀾。 Vrael的身體，猛地一僵。 「從你將里歐的記憶，化為自己『承載者』之力的一部分時，我就知道了。」女王轉過身，她那雙如同古老森林般、深邃的綠色眼瞳，靜靜地看著Vrael，「我也知道，你會是最後一個，來找我談這件事的人。因為你最怕的，不是我的責備，而是我的失望。」 她走到Vrael的面前，伸出手，輕輕地，撫平了他眉間那道深刻的皺紋。 「不然，你以為，在你身邊，那支名為『寂靜之棘』的部隊，我當初，是為了誰設立的？」 「我反而覺得，你做得很好。」女王的聲音，帶著一絲身為統治者的、冰冷的現實，「因為，沒有一個國家，沒有陰暗面。 一個不懂得如何，為了大局，去弄髒自己雙手的王，只會帶領他的子民，走向最天真的滅亡。」 「而且，這也並非全部是你的錯。 那時的你，被力量與恐懼所困，錯，在於我們所有人，都沒能及時地，拉你一把。」 「所以，無需多言。」伊娑莉雅的眼神，變得溫柔而堅定，「那些屬於『丈夫』的道歉，等我們打贏了這場戰爭，你再慢慢地，對我說。」 「現在，把你身為『王』，想做的事情，跟我說就好。」 雖然Vrael很想道歉，但是，最後，還是吞了下去。 他知道，他的女王說的對。 畢竟，正事要緊。 Vrael點了點頭，他那疲憊的眼神，重新，被屬於「最高統帥」的銳利所取代。 「我需要一支隱密部隊。」他說，「人類跟草食族，各一。」 「因為，在我們腳下，」Vrael的手，指向沙盤上，一個位於舊歐洲大陸腹地的、被標記為「灰色禁區」的區域，「有著非常大的，軍備儲存。」 「那是舊時代的人類，在崩潰前，為了應對『未知威脅』而建立的、最大規模的地下戰略儲備庫。根據里歐的記憶殘片，那裡，封存著足以武裝一支百萬人軍隊的武器，以及……他們當時最頂尖的科技成果。」 「我指定，擅長隱密潛行的人類部隊『破曉之刃』，由代號『Dark』的隊長（雷克斯）率領；」 「以及，機關與陷阱的破解專家，草食族的『寂靜之棘』部隊，由代號『Black』的隊長率領。」 「再配備數名方舟的頂級科學家，與Tey'llar族的『語毒清除專家』。」 「我需要他們，帶著數百名最精銳的卡拉督戰士，去充當運輸隊。再帶上所有，我們能找到的、方舟科技的**『空間壓縮旅行包』**。」 「本來，我想用駝獸的，但是目標太大，太引人注目。所以，這個秘密任務，必須交給他們。」 「命令他們，盡可能快地點，把那些武器、科技、還有知識，都帶回來，以供我們前線使用。」 Vrael的眼中，燃燒著一絲希望的火焰。 「畢竟，在之前的戰鬥會議上，我們已經發現，這些舊時代的國家，在滅亡前，都是相當有軍備跟科技知識的國家。」 「這些東西，可以大大提升我們各個種族的生還率。」 「甚至……人類的某些『神器』，說不定，也在其中。」 Vraal的目光，落在了聖殿的中央。在那裡，那件從人類部落（方舟）那邊得到的、名為「淨化與世界」的神器，正散發著柔和的光芒。 「那件神器，跟我們草食族的自然生物淨化跟隔絕，完全是不同層次的東西。」伊娑莉雅接著說道，「現在，我們將它放在了聖殿中心，幾乎整個聯盟的領地，都能被它的力場所掌控。據方舟的科學家所說，如果能量足夠，它甚至，還能影響天氣。」 「所以，」Vrael的聲音，充滿了決心，「如果有更多這種超科技的文化遺產，我相信，一定能給我們的戰爭，帶來更大的轉機。」 伊娑莉雅點了點頭，她轉向身旁的通訊官。 「以我與王的名義，」她下達了命令，「傳令，『Dark』與『Black』，立刻，到議事廳來。」 一項關係著整個戰局走向的、最為機密的特別任務，就此，拉開了序幕。 在Vrael與Rei、Annelise那場充滿了淚水與和解的「家庭會議」結束後的翌日早晨，聖殿「迴響之心」的最高議事廳內，氣氛肅殺而凝重。 巨大的全息戰略地圖，取代了所有的陳設。Vrael與女王伊娑莉雅，並肩站立在地圖前，他們的目光，並未停留在南北兩大戰線，而是鎖定在靜者之國那廣袤的、被標記為「未知」的腹地區域。 隨著Vrael一個無聲的指令，兩道身影，無蹤地，來到面前。 他們像是互相競爭誰快一樣， 在同一個千分之一秒，無聲地，落在兩位王的面前。 一道身影，是伴隨著極其輕微的、空氣被離子化的「嘶」聲出現的。他身穿「破曉之刃」的黑色幽靈作戰服，連面容都被漆黑的面罩所覆蓋，如同一個從未來降臨的、沒有個性的死亡兵器。他是**「Dark」**，人類秘密部隊的指揮官，雷克斯。 另一道身影，則如同從地板的陰影中「滲透」出來一般。她身披由枯葉與石化木構成的偽裝服，臉上，是那張彷彿在無聲尖叫的「怨靈」面具。她是**「Black」**，草食部族最黑暗的利刃，「寂靜之棘」的領袖，蓮。 兩人的氣息，一個是屬於科技的、絕對的「冷」，另一個，則是屬於自然的、凋零的「寂」。他們在現身的瞬間，彼此的目光，在面罩與面具之下，進行了一次無聲的、充滿了敵意與戒備的碰撞。 然後，他們同時，單膝跪地，並向兩位王，致了最高的禮儀。 他們用同樣的、不帶任何情感的聲音，齊聲說道： 「至高的靜者之國。」 Vrael王首先開口，說出此行的意義。 他的聲音，不再有前夜的脆弱，而是恢復了身為最高統帥的、不容置疑的威嚴。 「Dark，Black。我召集你們前來，是為了一項關乎我們所有人存亡的特別任務。」 他也交代他們，這個事情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。 「我知道，」Vrael的目光，在兩人身上，銳利地掃過，「你們的部隊，你們的理念，甚至你們的存在本身，都代表著兩個極端。我知道你們之前有過節。」 「但是，我命令你們，一定要摒棄前嫌。 我們沒有時間，去處理內部的矛盾。我們已經到了最重要的時刻。」 「來看這張地圖。」 Vrael的手，在全息地圖上一揮。整個地圖，瞬間放大，呈現出舊歐洲大陸的詳細樣貌。 「我們跨了六個舊國家。 在這些國家的廢墟之下，埋藏著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藏，也潛伏著我們無法預料的危險。」 他指向了地圖上，舊德國的區域。 「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的軍事據點。 根據里歐與方舟的資料，他們在舊時代，有著非常可觀的工業與軍事工藝。 我需要你們，找到他們最大的地下兵工廠，帶回所有能用的、關於『合金技術』與『能源核心』的藍圖與原型機。」 接著，他的手指，劃過了幾個被標記出來的、舊時代的「小國」——比利時、荷蘭、盧森堡。 「甚至，這幾個小國，有著我們急需的、奈米級以上的3D列印機。 由於舊時代的**『專利』制度**，這項技術，被高度壟斷，導致目前都沒有人能模仿。 找到它，我們就能實現武器與零件的自給自足。」 他又指向了那片被群山環繞的心臟地帶。 「還有瑞士。 它是一個看似和平的中立國。可是在歐洲整個國家裡面，唯一的中立國來看，他們一定不只是跟著當時的國際契約，所以才得以中立。 我不相信。我需要你們，挖出他們為何能真正在列強中，屹立不搖的痕跡。是秘密的武器？是隱藏的同盟？還是……更為巨大的謊言？我需要答案。」 Vrael下達了一連串冰冷的、關乎戰略與存亡的指令。但最後，他的語氣，卻突然，緩和了下來。 他看著地圖上，那片屬於舊義大利的、狹長的半島。他的眼中，閃過一絲極其罕見的、可以被稱為「懷念」的情緒。 那是來自里歐的記憶。是那位年輕的人類士兵，在犧牲前，對他那未曾踏足過的、祖輩的故鄉，最深沉的嚮往。 「然後，義大利……」Vrael的聲音，變得有些遙遠。 「如果可以的話，」他對著兩位最冷酷的特工，下達了此行，最不可思議的一個指令，「找到『咖啡』。以及，能做出那種東西的『咖啡機』。」 Dark與Black，都同時微微一怔。他們無法理解，為何王，會在如此重要的任務中，加入這樣一個……充滿了「凡人氣息」的私人請求。 但也正是這個請求，讓他們第一次，從這位如同神明般的「王」的身上，感受到了一絲，可以被理解的「人性」。 在下達完所有指令後，Vrael轉向了身旁的女王伊娑莉雅。 伊娑莉雅點了點頭，她對著兩人說： 「這次的任務，橫跨整個大陸，危險重重，且時間緊迫。所以，我們將為你們，提供最高規格的支援。」 她抬起手，議事廳的穹頂，瞬間，變得如水晶般透明。 他們能看到，在聖殿的上空，那艘如同銀色羽翼般的、靜者之國最尖端的造物——「默之銀翼號」，正無聲地，懸停在那裡。 「目前，有一台閒置的、由Rei親手創造搭載的『默之銀翼號』。它不只搭配了最高級別的光學迷彩，更能以超越音速好幾倍的速度，進行超低空突防。」 「這個，你們可以調用。」女王的聲音，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決斷。 Dark與Black的心中，同時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。他們知道，這艘「女神的座駕」，意味著什麼。這意味著，王與女王，將這次任務的成功與否，視為與南北兩大主戰線，同等重要的、足以決定國運的最高級別行動。 「去吧。」Vrael說，「帶著我們的希望，也帶著我們的利刃。」 「是，我的王。」Dark與Black，再次，單膝跪地。 然後，化為兩道無法被捕捉的影子，消失在了議事廳中。 在「迴響之心」那莊嚴的議事廳內，Vrael王那句充滿了「凡人氣息」的、關於「咖啡」的最終密令，讓兩位剛剛才領命的、靜者之國最頂級的秘密部隊指揮官，陷入了短暫的沉默。 Dark（雷克斯），這位「破曉之刃」的領袖，在他那漆黑的、無面的戰術頭盔之下，他那屬於人類的、務實的大腦，正在飛速運轉。「咖啡因，一種舊時代的中樞神經興奮劑。王，是需要一份『提神』的工具嗎？」 而Black（蓮），這位「寂靜之棘」的「凋零者」，則在她那枯木般的「怨靈」面具之下，感受著王那份命令背後，所隱藏的、一絲屬於「里歐」的、溫柔的懷念。 但感性，不能解決指揮權的歸屬問題。 當兩人回到為他們這支「利刃」混合特遣隊，所準備的、位於地下的秘密整備室時，這個最現實的問題，浮現了出來。 「這次的任務，涉及大量舊時代的科技設施與數據破解。」Dark的聲音，透過頭盔的變聲器，傳了出來，冰冷而充滿了不容置疑的自信，「我的『破曉之刃』，更擅長處理這種情況。我將擔任本次行動的總指揮。」 「我們的任務路線，橫跨整個大陸，需要穿越無數被語毒與未知異種所盤踞的『灰色禁區』。」Black的聲音，如同枯葉摩擦，沙啞而尖銳，「我的『寂靜之棘』，更擅長應對這種環境。我，才是隊長。」 這個快打部隊，無聲地，分頭走向了自己所屬的地區，快速地，對自己那數百名的部下，下達了集結指令。然後，幾乎不到半小時，他們就集結完成， 再次，回到了對方面前。 空氣中，充滿了兩位頂級特工之間，那無形的、互相較勁的氣場。 兩個人，異口同聲地說： 「這次的目的地，由我決定！」 「……」 「等等！我才是隊長！」 兩人再次異口同聲，然後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。 他們都知道，這個部隊，確實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 最終，是Dark，這位更習慣於「人類解決方式」的前聖衛軍，不耐煩地，伸出了他那隻戴著黑色戰術手套的、鋼鐵般的拳頭。 「別浪費時間了。」他說，「用最古老，也最公平的方式，來決定。」 Black看著他，那怨靈面具之下，似乎露出了一絲輕蔑的微笑。她也同樣，伸出了那隻由枯死的、石化的樹根所構成的、同樣緊握成拳的手。 兩個人，瞬間，把手，化為了武器，用一種非常凝重且想要殺死對方的敵意， 同時，向前伸出。 「石頭、剪刀、布！」 ——兩隻「石頭」。 第一盤，平局。看來他們一樣眼明手快。 「嘖。」Dark發出不耐的聲音。 而Black，卻知道， 機會來了。她知道，人類的身體，無法像草食族一樣，隨心所欲地，改變拳頭的形態。 所以在一次！ 「石頭、剪刀、布！」 Black看到對方，依然是毫不猶豫地，出了「石頭」。 就在雙方拳頭即將分出勝負的、那千分之一秒的瞬間，她那緊握的、如同石頭般的拳頭，瞬間，如同花朵綻放般，伸展、變化，變成了一張由柔軟的、枯萎的葉片所構成的「布」！ Dark深信自己沒看錯。 他眼睜睜地看著，對方那如同「魔法」般的作弊行為。所以，他一時驚愕不已。 「……你……」 「我贏了。」Black的聲音，帶著一絲勝利者的、冰冷的愉悅，「聽我指揮。」 「……好吧。」Dark的聲音，充滿了被打敗的、難以置信的挫敗感，「副隊長，啟程吧。」 正所謂兵不厭詐。 Black雖然沒有表現出來，但是心中，早已竊喜。她那緊握的拳頭，在寬大的袖袍之下，因為出了這口怨氣，而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。 Dark還在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。 魔術？還是老千？ 他發誓，他再也不會跟任何一個草食族的人，玩「石頭剪刀布」了。他知道草食族身形可以變化的時候，是很久之後的事了。所以，他發誓，不能再跟草食族，隨便剪刀石頭布。 他們一行人，上了那艘名為「默之銀翼號」的戰機。 馬上，他們先開往了義大利的佛羅倫斯。 為什麼是這裡？其實Dark也一臉不知所措。因為根據「默之銀翼號」那繼承自Rei的、神級的掃描，這裡，是整個歐洲大陸，最快、也最好，得到Vrael王所需要的、那種名為「咖啡」的東西的地方。 飛船，以超音速，無聲地，抵達了佛羅倫斯的廢墟上空。 他們未等飛機停穩，快速地，掃描了一下目標物的所在地，便如同兩道黑色的閃電，跳下了飛機。 「其他人，待命！」Black的命令，簡潔而有力。 迅捷的兩人，看到的，似乎是同一個目標跟位置。 那不是什麼舊時代的咖啡館。而是一個，深埋在地底的、巨大的、末日地窖。其入口，是由數十米厚的、核彈等級的鉛與合金所構成的防爆門。 他們兩，都傻了眼。 為了區區的「咖啡」，到底，是何方神聖，需要用到這種級別的防禦？ Dark警惕地，戒備著周圍。 他舉起手中的電磁步槍，對準了那扇巨大的防爆門。 Dark則一個不耐煩地說：「直接切了不就好了？要不是我現在不是隊長……嘖！」 「我來解鎖。」 Black馬上開始掃描這個門的供電處，以及可以破壞的鎖。 她的手指，化為數十根纖細的、如同神經索般的藤蔓，鑽入了門縫之中，開始解析其內部的結構。 很快的，她馬上找到，並且潛入地底，發現電源供應，是持續的。 「怎麼可能！！」 她發出了驚訝的唇語詩，「方舟的能源核心，都已經半停擺了。這裡，怎麼可能還有持續的、穩定的能源供應！？」 她馬上開始解析電源的內容，並且，打開了它。 對於一個能與大地共鳴的「寂靜之棘」而言，破解這種依靠物理線路供能的舊時代大門，輕輕鬆鬆，不費吹過之力。 隨著紅燈閃爍，巨大的防爆門，在發出一陣令人牙酸的轟鳴後，漸漸地，開啟了。 門後的景象，讓這兩位見慣了死亡與廢墟的頂級特工，再次，陷入了呆滯。 那裡面，不是冰冷的軍事基地。 而是一個……巨大的、溫暖的、充滿了奇異香氣的**「咖啡農場」**。 無數的、他們從未見過的、長著暗紅色果實的咖啡樹，在明亮的、模擬太陽光的人造燈光下，茁壯地生長著。 而農場裡，每個人——應該稱之為，「咖啡的異種之民」——都在他們出現的瞬間，為之一震。 「想不到，關了數百年的防爆門，突然，就這樣解開了。」 一位頭上長著如同「咖啡豆」般、兩個可愛觸角的異種長老，走了出來。 他們說：「雖然不知道你們需要什麼，但是我們這裡，只有咖啡，還有咖啡機。」 「我們，是當初在非洲，種植咖啡豆的農民的後代。 在「神死之日」後，我們的祖先，幸運地，發現了這個採光性特好的、舊時代的太陽能防爆中心，並以此定居。」 「請隨我們進來，我的貴客。」 Dark與Black，懷著滿腹的困惑，跟隨著長老，走進了這個「咖啡王國」。 每一個異種，都像是最虔誠的農民一樣，悉心地，照料著他們的咖啡樹，與處理著那些被採摘下來的咖啡豆。 「啊，如你們所見，」 長老自豪地介紹道，「我們，只生產咖啡。也只以咖啡為食。」 「這跟傳說中的草食族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只是，我們吃的，是咖啡樹的所有部分，包含營養最豐富的咖啡原豆。」 Dark說：「說不定，來者不善！」 但Black，卻能感知到，周遭，並無任何威脅。 畢竟，這裡只產咖啡，沒有人會搶這種植物吧？外面的世界，各種食物都有，更不會為了單一種類的作物，而用盡全力來奪取。 於是，**她摘下了那張駭人的「怨靈」面具，**露出了她那張雖然帶著傷疤、卻依然清秀的Tey'llar族面容，恭敬地，舉了個禮。 「我是來自靜者之國的Black。很高興能認識你們，咖啡之國的各位。」 大家都面面相覷，然後，竊竊私語起來。 突然，他們的長老，也莫名地激動了起來！ 「草食族！！！」 他看著Black那尖長的耳朵，聲音因激動而顫抖，「我們瞻仰你們很久了！請！請快來上座！」 Black婉拒了。她就直接說明了，他們的王，Vrael，需要咖啡，和咖啡機。 這讓長老更興奮不已！！ 他馬上，端出了一杯熱騰騰的、散發著濃郁得，足以讓靈魂都融化掉的香氣的咖啡。 「而且，我們這裡，是植物園，無菌。只有發酵用的菌種。 所以，我們能用最純淨的方式，來處理咖啡豆。」 「這，是我們族人，最頂級的『聖樹之心』咖啡。請享用。」 Dark跟Black，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嘗了一口。 ……轟！！！ 一股難以形容的、溫暖而又狂暴的能量，在他們口中，轟然炸開！ 兩個人，突然，肌肉暴漲！ 然後，全身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精力！ 甚至，那個味道，堪稱絕妙至極！ 一個黑色的液體裡面，有果子的酸、花朵的香、堅果的醇、甚至還有一絲……泥土的甘甜！他們都完全嚐不出所以然！ 但是，真的，讓他們上癮了！ Dark看著自己那因為充滿力量而微微顫抖的雙手，又看了看Black那張同樣因為震驚而泛起紅暈的臉。 他們對視了一眼，都在對方眼中，看到了一個共同的想法： 「……看起來，這次的任務，比我們想像的，要有趣得多了。」 那股溫暖而又狂暴的能量，在Dark（雷克斯）與Black（蓮）的體內，奔流了足足十分鐘，才緩緩平息。 他們能感覺到，自己那因為長期戰鬥與潛行而積累的、最深層的疲憊，被一掃而空。他們的肌肉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、爆炸性的力量。他們的精神，更是前所未有的清明、專注，彷彿整個世界的「法則」，都在他們眼前，變得觸手可及。 這東西…… 這黑色的、苦澀的、卻又無比美味的液體…… 是一種遠比任何興奮劑、任何療癒詩篇，都更為強大的**「戰略級神藥」**！ 他們因為太陶醉於這種活力滿滿跟美味之中，不小心，忘記了此行的目的。 兩位靜者之國最頂尖的、總是如同冰山般冷酷的秘密部隊領袖，此刻，像兩個第一次嘗到糖果的孩子，眼中，閃爍著同樣的、純粹的、渴望的、炙熱的光芒。 他們對視了一眼，瞬間，達成了共識。 下一秒，在所有「咖啡之民」那錯愕的目光中，Dark與Black，這兩位剛剛還散發著生人勿近氣息的恐怖使者，突然，以一個極其標準、也極其謙卑的**半跪姿勢，**對著那位咖啡長老，鄭重地行了一個大禮。 「長老閣下！」Dark的聲音，第一次，不再是那種冰冷的、屬於軍人的腔調，而是充滿了……懇求，「請務必，與我們，進行交易！」 Black也緊接著說：「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。在我們的飛船上，有其他來自地表的、珍貴的水果。如果他們有喜歡的，我們願意跟他們交易。」 聽到「交易」二字，咖啡長老的臉上，露出了為難的神色。 「兩位貴客……」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，「您知道，我們世世代代，都生活在這個封閉的地窖中。我們所擁有的，除了咖啡，還是咖啡。對於外界的『貨幣』或『物資』，我們一無所知，也……一無所需。」 Dark與Black的心，瞬間，涼了半截。 就在他們以為談判即將破裂時，長老那如同咖啡豆般的、小小的眼睛，突然，亮了一下。 「不過……」他搓了搓手，用一種充滿了期盼、又有些不好意思開口的語氣，試探性地問道，「我聽我的祖輩說過，在舊時代，有一種東西……是我們這種『植物文明』，最夢寐以求的、無上的『聖物』。」 「請問……」他小心翼翼地問，「你們那裡，有沒有……『豆粕』，或者『米糠』這種……對你們來說，可能已經不要了的東西？」 豆粕？ 米糠？ Dark與Black，再次，面面相覷。他們的大腦，第一次，因為無法理解對方的邏輯，而陷入了短暫的宕機。 在他們的認知中，那兩種東西，是「曦光麥」與「石心豆」在加工過程中，所產生的、用來餵養「石背獸」的、最低等的**「飼料」**啊！ Black以為長老是在用這種方式，委婉地拒絕他們。 她那屬於「寂靜之棘」的、總是把事情往最壞處想的思維，開始飛速運轉。 （他一定覺得，我們想用區區的水果，就換走他們視若神明的咖啡，是在侮辱他們。所以，他故意，提出一個我們不可能擁有的、更珍貴的東西，來讓我們知難而退。） 想到這裡，Black決定，要展現出靜者之國，真正的「誠意」與「國力」。 「長老閣下，」她的聲音，變得無比的嚴肅，「目前我們的船上，確實並沒有攜帶此類物資。 但是……」 在長老眼中，那份剛剛燃起的希望，瞬間，黯淡了下去。 他失望之際， Black的下一句話，卻如同來自天國的聖音，狠狠地，砸進了他的耳朵。 「但是，如果您有需要，」Black的語氣，充滿了屬於大國使者的、不容置疑的自信，「回到我們的國家之後，我們可以，以『噸』的量，來與您進行交易。」 長老，瞬間，石化了。 他那雙小小的眼睛，瞪得如同銅鈴。 他那張開的、能塞進一顆咖啡豆的嘴巴，再也合不攏。 他驚訝到啞口無言，連剛剛喝進嘴裡、還沒來得及嚥下的那口頂級咖啡，都順著嘴角，流了出來。 「啪嚓！」 他手中那個，由他們族人，用最高超的窯制技術，燒製了數月才完成的、珍貴的高級咖啡杯，應聲落地，摔得粉碎。 而Black，以為長老是被這個交易量，『震驚』得覺得太少了。 她看著長老那副「失魂落魄」的樣子，內心再次飛速盤算。 （看來，『噸』這個單位，對他們來說，還是不夠有吸引力。這些生活在地底的古老文明，對財富的認知，果然與我們不同。既然如此……） 所以，她不發一語，只是，默默地，伸出了五根，由枯死的、石化的樹根所構成的、漆黑的手指。 「那……五噸，可以嗎？」 結果，長老，直接，五體投地，趴在了地上，說不出話來。 他那蒼老的身體，因為極度的、難以言喻的激動，而劇烈地顫抖著。 在他們「咖啡之民」最古老的神話中，曾有過記載。創世之神，在創造他們的聖物「咖啡樹」時，所使用的，就是來自「生命母樹」的、無上的、金色的**「神之糠」**。 而現在，眼前這位來自傳說中「草食族」的使者，一開口，就要賜予他們……五噸的神蹟！ 最後，長老從喉嚨裡，擠出了一句話。 「您……您們……是神嗎？」 Black跟Dark，再次，面面相覷。 他們徹底地，無法理解眼前的事態發展了。 「不，」 Black連忙解釋，「雖然我們不是神，但是，我們的國家有喔。那些……『米糠』，我們有很多。」 然後，長老連忙，激動地，爬了過來，握住了Black的手。 「可以……可以給我，您們的『神』的肖像嗎？」他老淚縱橫地說，「我們，咖啡之國，想為他們，立起雕像，日夜膜拜！」 Black跟Dark雖然覺得莫名其妙，但是Black還是禮貌地說：「……我會，問問我們的王。」 然後，她輕輕地說：「那……咖啡……」 長老馬上，一個銳利的眼神， 對著身後的族人們，發出了最高指令！ 下一秒，數十名咖啡之民，如同最虔誠的信徒，捧著一個個巨大的、由特殊合金製成的保鮮箱，走了出來。 他們將一包包，每包重達50公斤的、用真空技術封存的頂級咖啡豆，以及數百台他們自己研發的、能進行**「高壓冷萃」、「蒸汽精餾」、「語能研磨」的、造型奇特的濃縮咖啡機**，連同厚厚的機器說明書，都一併，跪著，呈了上來，請他們務必收下。 兩個人，真的，不知所以。 輕輕地，尷尬地，一笑。 「那……這是……交易成立了？」 Dark小聲地問。 長老，一個銳利的眼神， 莊重地，宣布道： 「不！這不是交易！」 「我在此，代表咖啡之國，向至高的靜者之國，申請，成為你們的『從屬國』！」 「你們，只需要，稍微地，提供那麼一點點，我們需要的東西就好了！」 「而這些……」 他指著那堆積如山的、重達一千公斤的咖啡豆，以及那一百台濃縮咖啡機，「請先當作，我們微不足道的……見面禮！」

「默之銀翼號」的引擎，發出輕微的、幾乎無法被察覺的嗡鳴，巨大的船身，在結束了它那趟充滿了奇遇的「咖啡之旅」後，緩緩地，降落在「迴響之心」聖殿後方的、專屬於秘密部隊的隱秘機庫之中。 艙門開啟。 Dark（雷克斯）與Black（蓮），這兩位靜者之國最頂尖的秘密部隊領袖，親自，指揮著數十名「破曉之刃」的士兵，將那些沉重的、由特殊合金製成的保鮮箱，一個接一個地，從船艙中，搬運出來。 每一個箱子裡，都裝滿了那個被遺忘的「咖啡之國」，所獻上的、最虔誠的「貢品」——總計一千公斤的、能讓飲用者在瞬間爆發出驚人力量的「聖樹之心」咖啡豆，以及一百台造型奇特、融合了生物科技與精密工藝的「語能研磨」濃縮咖啡機。 女王伊娑莉雅與Annelise，早已在機庫外等候。當她們看到這些遠超預期的、豐碩的「戰利品」時，臉上，都露出了驚訝而又欣慰的笑容。 「看來，」Annelise輕笑著說，「Vrael只是想要一杯提神的飲料，而你們，卻為他，帶回了一個全新的文明。」 Dark摘下了他的頭盔，露出了那張總是充滿了堅毅與忠誠的臉。他對著女王與Annelise，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。 「報告長官。」他的聲音，充滿了掩飾不住的興奮，「任務……超額完成。我們不僅帶回了王所需要的東西，還為靜者之國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、願意獻上一切的『從屬國』。」 說著，Black將那份由咖啡葉製成、被長老卡非・因用血指紋簽下的「從屬國契約書」，恭敬地，呈了上來。 在聖殿的最高議事廳內，Vrael獨自一人，站在巨大的全息戰略地圖前。地圖上，那片代表著AI天網的、如同瘟疫般的紅色光點，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，又向西，推進了五十公里。 戰爭的壓力，如同實質的大山，壓在他的肩上。 就在這時，一陣濃郁的、他只在里歐的記憶中「聞」過的、醇厚的香氣，飄了進來。 Dark與Black，走了進來。他們的身後，還跟著一位Tey'llar族的侍從，侍從的手中，端著一杯用剛剛才架設好的「語能研磨機」，所新鮮沖泡出的、熱氣騰騰的、黑色的液體。 「王。」Black將那杯咖啡，呈到Vrael的面前，「這是……您要的東西。」 Vrael看著杯中那深不見底的、如同黑夜般的液體，沉默了片刻。 然後，他接過杯子，輕輕地，抿了一口。 一股溫暖的、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苦澀與果酸的、極其複雜的洪流，瞬間，包裹了他的味蕾，也安撫了他那總是因承載了太多痛苦而緊繃的神經。 他閉上了眼睛。 在那一刻，他彷彿，再次，變回了那個名叫里歐的、普通的人類士兵。他彷彿，正坐在舊羅馬的一個街角咖啡館，享受著戰後，那片刻的、悠閒的下午時光。 「……做得很好。」Vrael睜開眼，他那雙燃燒著「餘燼」的眼瞳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一絲，真正的、屬於「放鬆」的神色，「非常好。」 然而，這份來之不易的、片刻的安寧，卻被一陣突如其來的、最高級別的警報，徹底打碎。 Dark與Black胸前，那枚由Rei親手製作的、用來識別敵我的「靜者」徽記，突然，發出了急促的、代表著最高級別警報的紅色光芒。 同時，Rei那冰冷的、如同絕對零度般的聲音，直接，在他們的腦海中響起。 [「利刃」特遣隊，注意。] [任務變更。] Dark與Black的表情，瞬間，被屬於頂級特工的、絕對的專注與冷酷所取代。 議事廳中央的全息地圖，瞬間切換。畫面，不再是他們所在的聖殿，而是拉遠到了數千公里之外的、位於聯盟東部邊境的——「鐵鏽山脈」。 在那片崎嶇的、如同巨獸骸骨般的山脈之中，代表著夕塵姬·織櫻麾下，「詩刃」幕府軍的數百個綠色光點，正在與數量十倍於他們的、密密麻麻的紅色光點，進行著激烈的交鋒。 「東部戰線，在十分鐘前，遭遇了AI天網第一波的、試探性的總攻擊。」Rei的聲音，不帶一絲情感，平靜地，陳述著一個殘酷的事實，「織櫻指揮官，以及她的部隊，成功地，拖住了敵人的主力。」 「但是，」Rei的聲音，變得更加冰冷，「我的『神之視角』，在敵軍的後方，偵測到了一個……異常。」 全息地圖，再次放大。 在距離主戰場約五十公里的、一處被廢棄的舊時代「通訊基站」遺址中，一個獨立的、散發著不祥的、紫黑色光芒的**「高階AI單位」**，正在悄然運作。 「那不是戰鬥單位。」Rei說，「根據其語場波動的模式，那是一個我們之前從未見過的、全新的、極其危險的存在。」 「我的初步判斷是，那可能是一個**『戰場數據分析與指揮鏈優化』**的中繼站。它正在即時地，學習、分析織櫻指揮官的『詩歌劍舞』，並將破解後的數據，傳送給前線的AI軍團。」 「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，將其清除，織櫻的部隊，將會在十二個小時後，面臨被敵人『預判』所有行動，並被徹底圍剿的風險。」 「Vrael王與格雷爾王，需要鎮守南北兩大主戰線，無法抽身。」 「Annelise的歌聲，距離太遠，無法覆蓋。」 「而我，」Rei的聲音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一絲無奈，「我的意識，必須鎖定整個大陸的戰局，無法，對單一的目標，進行『概念級』的精準打擊。」 「所以，」Rei的聲音，再次，變得如同指令般清晰。 「這個任務，只能，交給你們。」 Dark與Black，看著地圖上，那個散發著不祥紫光的、全新的敵人，他們知道，剛剛那場關於「咖啡」與「米糠」的奇妙冒險，已經結束了。 真正的、屬於他們的戰爭，現在，才要開始。 「明白了。」Dark的聲音，恢復了他作為「破曉之刃」指揮官的、絕對的冷靜，「我們將立刻，前往目標區域。」 「不。」Black卻突然，出聲反對。 Dark轉過頭，不解地，看著她。 Black摘下了她那張駭人的「怨靈」面具，露出了那張帶著傷疤的、清秀的臉。她的眼神，前所未有的嚴肅。 「Rei大人，」她對著空氣說道，「『默之銀翼號』的速度太快，目標太大。如果我們直接，躍遷至戰場附近，必然會被AI天網所察覺，從而打草驚蛇。」 「我建議，」蓮的眼中，閃爍著屬於「寂靜之棘」的、最為致命的寒光，「將我們，投放在距離目標一百公里外的、『寂靜森林』之中。」 「然後，由我們，獨自，潛入。」 「我們，是行走在陰影中的『刀』。」她說，「而刀，是不應該，發出任何聲音的。」 Rei的意識，在沉默了片刻後，給予了回答。 [……建議，已採納。] [航向，重新設定。] [祝你們，武運昌隆。] Dark看著身旁這位，剛剛還在為了一場「猜拳」的勝利而竊喜的、嬌小的Tey'llar女性，此刻，卻散發出讓他都感到一絲心悸的、屬於頂級刺客的決斷與覺悟。 他笑了。 那是一種，發自內心的、對「戰友」的、真正的認同的笑容。 「好吧，」他說，「聽妳的，隊長。」 「默之銀翼號」在空中，劃過一道優美的弧線，朝著那片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、黑暗的森林，疾馳而去。 一場關於「影子」的戰爭，即將，拉開序幕。

第四十六幕《特別任務》新星的誕生跟殞落

夜，如同無邊無際的黑色絲絨，籠罩著舊德意志的黑森林。在三萬英尺的高空，濃厚的、灰黃色的語毒雲層之上，一艘巨大的、如同黑色羽翼般的艦船，「默之銀翼號」，無聲地，懸停。 機庫的艙門緩緩打開，如同巨獸張開了沉默的口。冰冷的、夾雜著高空稀薄氣流的風，灌入船艙。六道黑色的身影，肅立在艙門邊緣，他們的身後，是代表著「文明」與「安全」的燈火；身前，則是代表著「未知」與「死亡」的、深不見底的黑暗。 Rei那冰冷的、不帶一絲情感的聲音，是他們聽到的、來自「家」的最後一句話。 「從這裡開始，你們要靠自己了。祝你們，武運昌隆。」 通訊，就此中斷。 嘯（Xiào），這位來自風行者部族的斥候大師，他那張總是掛著一絲散漫與嘲諷的、如同老鷹般的臉上，第一次，露出了絕對的專注。他對著身後那五個，即將與他一同，跳入地獄的「同伴」，下達了第一道，也是唯一一道，屬於他這位「潛行隊長」的命令。 「收斂你們的氣息。從現在起，你們不再是士兵，不再是工匠，不再是醫師。你們，只是一片枯葉，一滴雨水。把自己，還給這片森林。」 說完，他第一個，如同沒有重量的羽毛般，向後一仰，躍出了艙門。 庫（Ku），那位年輕的卡拉督戰士，感到自己的心臟，正在胸腔中，如同戰鼓般擂動。他深吸一口氣，那混雜了腐敗與鐵鏽氣息的風，灌入他的肺中。那不是恐懼，而是……一種屬於他這個種族，最原始的、對即將到來的戰鬥的興奮。 就在他幾乎要控制不住，發出一聲戰吼的瞬間，一隻戴著黑色戰術手套的、如同鐵鉗般的手，重重地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。 是雷克斯（Dark）。 他沒有說話。但庫，卻能透過那漆黑的、不反射一絲光芒的戰術頭盔，感覺到一雙冰冷的、充滿警告意味的眼睛，正在凝視著自己。那眼神，在無聲地，訴說著一句話： 「閉嘴，然後，活下去。」 庫的戰意，被這無聲的、來自老兵的「殺氣」，瞬間澆熄。他點了點頭，跟隨著Dark，躍入了那片無盡的黑暗。 六道黑色的身影，如同黑色的雨滴，悄無聲息地，融入了那片，連光，都無法穿透的森林之中。 這片森林，與靜者之國的「諧律花園」，截然不同。它像一座，被神所遺棄的、巨大的、屬於工業文明的墳場。 Dark一行人，如同鬼魅般，穿梭在那些早已鏽蝕的、如同巨獸骸骨般的管道與鋼架之間。 「全體，保持最高警戒。」Dark的聲音，在隊內頻道中，如同耳語般低沉，「單元734，你的掃描結果如何？」 [全光譜掃描已開啟。] 單元734的電子音，同樣，被壓制到了最低，[環境中，充滿了高濃度的語毒與重金屬粒子，對常規探測，有極強的干擾。嘯先生，您的『眼睛』，看到了什麼？] 「風，」嘯的聲音，從隊伍最前方的陰影中傳來，帶著一絲滄桑，「風告訴我，這片森林，很『痛』。前面不遠處，有『鐵』的味道。很新鮮的鐵。」 就在這時，單元734的警報，無聲地，在所有人的戰術目鏡上，閃爍了一下。 [前方五十米，偵測到微弱的電磁波。威脅等級：中。根據其偽裝形態，判斷為舊時代的『自動化哨戒炮』。] 「全體隱蔽。」Dark的命令，乾脆利落。 他們，看到它了。 那是一棵巨大的、早已枯死的橡樹，它的樹皮，與周遭那些生鏽的鋼鐵，呈現出同樣的、病態的顏色。在Dark的熱成像儀中，它，冰冷得，如同一塊石頭。 但嘯，卻停下了腳步。他那雙如同鷹隼般的眼睛，死死地，盯著那棵樹。 「不對勁。」他說。 「什麼不對勁？」Dark問。 「它太『安靜』了。」嘯回答，「這片森林裡，所有的樹，都在『呻吟』。只有它，像一座墓碑，安靜得，像個死人。」 一個柔和的、卻又帶著一絲不確定性的聲音，在此刻響起。是葉（Yeh），那位沉默寡言的Tey'llar醫師。 「Dark隊長，嘯大人……」葉的聲音，很輕，「它不是『安靜』。它在**『哭』**。」 「它的『Shelan』（生命迴響），是我見過，最痛苦，也最絕望的一個。」 Dark透過戰術目鏡，仔細地，反覆掃描著那棵樹，但除了「溫度：環境平均值」、「結構：高度纖維化有機物」這些冰冷的數據，他什麼也看不到。 但他，選擇了相信自己隊友的「專業」。 他想起了，在方舟，那些因為過於相信「數據」而倒下的元老們。 「好。」Dark立刻做出了決斷，「單元734，分析這種『哭泣』的語場波動，是否與某種已知的『陷阱』模式匹配。」 [正在比對……資料庫中，有17種『共生引爆裝置』，其語場模式與此類似。] 單元734回答，[結論：該哨戒炮，有98.3%的機率，其扳機，是一個獨立的、活的生物。] Dark的背後，滲出了一絲冷汗。 然而，就在他準備下達「全員繞行」的指令時。 意外，發生了。 是磐（Pán）。那位來自深岩部族的、年輕的「石語者」。 他看著眼前這棵，被改造成武器的、哭泣的「枯樹」，他那屬於工匠的「同理心」，讓他，下意識地，做出了一個，致命的動作。 他，伸出手，似乎是想，隔空，去「安撫」，那座鐵墓碑的「痛苦」。 這個動作，被哨戒炮真正的「大腦」——那隻潛伏在數百米之外的、小型的「共生雷管」——透過高倍光學鏡頭，捕捉到了。 AI的邏輯，在一瞬間，做出了判斷。 [偵測到未知詩語吟唱動作。威脅等級：高。執行『清除』協議。] 下一秒，那棵「枯樹」，突然，毫無預兆地，自我引爆了！

轟！！！ 震耳欲聾的轟鳴，與如同颶風般的衝擊波，瞬間，吞噬了這片死寂的森林。 那棵偽裝成哨戒炮的、哭泣的「鐵墓碑」，在AI那冰冷的「清除」協議之下，變成了一場盛大的、充滿了鋼鐵與火焰的、死亡的煙火。數以萬計的、被燒得通紅的合金破片，如同致命的暴雨，向著六人小隊所在的位置，席捲而來。 時間，彷彿，被無限地拉長。 Dark的瞳孔，在那一瞬間，收縮到了極點。他那屬於聖衛軍的、身經百戰的戰鬥本能，壓倒了一切的思考。他怒吼著，將所有的能量，都灌注到了他身前的「EMP力場」之中。那無形的、由純粹能量構成的牆壁，將大部分的、足以致命的金屬破片，強行地，偏導向了天空。 嘯（Xiào），這位地表的斥候大師，他的動作，則如同最矯健的、捕食的獵豹。在爆炸的火光，映亮他那張充滿了驚愕的臉的同時，他那如同鋼鐵般的雙臂，已經將他身旁，那兩位完全沒有戰鬥能力的「專家」——葉（Yeh）與磐（Pán）——死死地，按在了地上，用自己的身體，為他們，擋住了一切。 然而，在這場毀天滅地的鋼鐵風暴之中，總要有人，去直面那最為狂暴的、死亡的中心。 是庫（Ku）。 這位年輕的、來自新生卡拉督的「重裝步兵」，在所有人都被那突如其來的、巨大的恐懼所攫住的瞬間，他，做出了他最本能的、也是最英勇的選擇。 他沒有後退。 也沒有尋找掩體。 他發出了一聲，他從躍出機庫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壓抑在胸中的、屬於卡拉督人的、震天的戰吼。 然後，他用自己那如同城牆般巨大的身軀，擋在了所有人，特別是那些沒有穿戴重甲的隊友的身前。 無數的、熾熱的、足以撕裂鋼鐵的破片，如同冰雹般，狠狠地，砸在他的後背之上。 他那由格雷爾親手打造的「新生」戰甲，發出了令人牙酸的、金屬扭曲的悲鳴。 熾熱的鮮血，從盔甲的縫隙中，噴湧而出。 衝擊波，過去了。 森林，再次，恢復了死寂。只剩下被點燃的樹木，那「噼啪」作響的、燃燒的聲音。 庫，依然，屹立不倒。 他，用自己的血肉，保全了整個小隊。 「庫！！」 葉，是第一個，從地上爬起來的。他看著眼前這位，渾身是血、後背上插滿了巨大金屬破片的「巨人」，他那總是平靜的、充滿了悲憫的眼中，第一次，燃燒起了屬於醫師的、焦急的火焰。 他，不顧一切地，衝上前去。 「不要過來！」Dark的聲音，帶著一絲後怕的沙啞，「周圍可能還有……」 「讓他去。」嘯打斷了Dark。他看著葉的背影，輕聲說道，「現在，輪到我們的『引路人』，去把他那頭，差點就踏進『冥河』的、愚蠢的『牛』，給拉回來了。」 葉跪在了庫的身後。他沒有去碰那些猙獰的、深入骨髓的金屬破片。 他只是，將自己那纖細的、散發著柔和綠光的手，輕輕地，按在了庫那血肉模糊的後背之上。 然後，他開始吟唱。 那不是「搖籃曲」，也不是「安魂之詩」。 而是一首，來自Tey'llar族最古老的、只有在拯救「同胞」時，才會動用的、以「燃燒自己的生命」為代價的—— 「靈魂嫁接之詩」。 [……以我之血，為汝之泉……] [……以我之骨，為汝之樑……] [……以我之靈，為汝之火……] [……醒來，我沉睡的兄弟……] 溫暖的、如同實質般的綠色光芒，從葉的身上，源源不斷地，湧入庫的身體。 庫背上那些恐怖的傷口，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，癒合、結痂。 而葉的臉色，則以同樣的速度，變得蒼白、透明。 Dark沉默地，看著眼前這一切。 他看著那個正在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拯救同伴的Tey'llar醫師。 又看了看那個，明明渾身是血，卻依然，如同山脈般，為隊友，屹立不倒的卡拉督戰士。 他那顆屬於方舟的、總是充滿了「計算」與「效率」的心，第一次，被一種，他自己也無法理解的、複雜的情感，所填滿。 他，終於，明白了。 Vrael王與Rei，為何要將這樣一支，由不同種族、不同理念的「怪物」，所組成的隊伍，派來執行這個任務。 他們，需要的，不僅僅是「遺產」。 他們，更需要的，是一個能將所有種族的「人性」，都凝聚在一起的—— 「熔爐」。 而此刻，他，正親眼，見證著這個熔爐中，那第一縷、由鮮血與犧牲所點燃的—— 火焰。

森林，再次，恢復了死寂。只剩下被點燃的樹木，那「噼啪」作響的、如同為逝者送行的、悲傷的輓歌。 葉（Yeh）那首以「燃燒自己生命」為代價的「靈魂嫁接之詩」，終於，吟唱完畢。他那總是散發著柔和綠光的纖細身體，此刻，變得如同冬日的枯枝般，黯淡無光。他腳下一個踉蹌，癱軟在地，被身旁的嘯（Xiào）及時扶住。 而在他面前，庫（Ku）那如同山脈般巨大的身軀，終於，緩緩地，轉了過來。他後背上那些恐怖的、足以致命的傷口，已經奇蹟般地，癒合、結痂，只留下如同勳章般、猙獰的疤痕。 「……我……」庫看著自己那完好無損的雙手，又看了看身後，那片狼藉的、如同被巨獸犁過的戰場，他那年輕的眼中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一絲，名為「後怕」的情緒，「我，做了什麼？」 「你，救了我們所有人。」Dark的聲音，從他的身後傳來。這位總是如同鋼鐵般冷酷的指揮官，此刻，也摘下了他的頭盔，露出了那張佈滿了細小傷疤的、屬於人類的臉。他的眼神，不再有任何的輕視與不耐煩，只有一種，對「戰友」的、純粹的敬佩。 他走到庫的面前，伸出手，重重地，拍了拍庫那寬厚的肩膀。 「歡迎來到戰場，士兵。」Dark說，「你，畢業了。」 嘯，則沉默地，將一小塊由「世界樹」的樹脂所凝結成的、散發著生命氣息的「能量塊」，塞進了葉那蒼白的嘴唇之中。 「省著點用，你的『命』。」嘯的聲音，雖然依舊沙啞，卻帶著一絲罕見的溫柔，「我們，還需要你，把我們，從地獄裡，拉回來。」 葉虛弱地，笑了笑。 磐（Pán），那位因自己的「同理心」，而險些釀成大禍的「石語者」，也默默地，走到了庫的另一邊。他沒有說話，只是，將自己那面巨大的、由深岩部族的「心之石」所打造的塔盾，遞給了庫。 庫，看著磐。 磐，也看著庫。 這兩位來自不同部族、性格也截然不同的「新銳」，在此刻，對視了一眼。 他們都在對方的眼中，看到了一種，相同的、可以被稱為「覺悟」的東西。 他們，終於，明白了。 在這片殘酷的、不講任何道理的戰場上，唯一能依靠的，不是天賦，不是裝備，而是你身旁，那個願意，為你擋住致命一擊的—— 同伴。 在進行了短暫的、氣氛凝重的休整之後，這支真正意義上「浴火重生」的小隊，繼續前進。 他們的步伐，不再有之前的生澀與試探。 他們的沉默，不再是源於互不信任的尷尬。 而是一種，由生死考驗所磨礪出的、絕對的默契。 嘯，依然，走在最前方。但這一次，他的身旁，多了一雙「眼睛」——單元734所操控的、如同蜂鳥般的「幽靈」無人機，正以一種無聲的、與森林融為一體的姿態，為他，掃清所有來自「科技」的威脅。 Dark，則負責殿後。但他的手中，除了那把冰冷的電磁步槍，還多了一片，由葉遞給他的、能感知周遭「Shelan」（生命迴響）的「世界樹」的嫩葉。 科技，與自然。 紀律，與直覺。 這兩種本該水火不容的力量，在此刻，這支小隊的身上，第一次，達成了奇妙的、和諧的統一。 他們又潛行了數十個小時。 終於，抵達了此行的最終目的地——一座被群山所環繞的、巨大的盆地。 而盆地的中央，就是那座，早已被廢棄的、舊時代德意志的**「地下軍事研發基地」**。 眼前的景象，讓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氣。 那是一座，如同矮人王國的城門般、宏偉而又猙獰的**「鋼鐵要塞」**。巨大的、由合金構成的圓形閘門，深深地，嵌入在山體之中。閘門的周圍，佈滿了早已停止運作的、巨大的地對空導彈發射井，以及無數個，正閃爍著不祥紅光的、AI天網的移動哨戒炮塔。 數百名被「神諭編纂者」所控制的、狂熱的「語骸拾荒者」，如同忠誠的衛兵，正手持著簡陋的武器，在要塞的入口處，進行著無休止的巡邏。 而在那巨大閘門的正上方，一個由純粹的、藍色的數據流所構成的、半透明的、看不清面容的**「先知」**身影，正懸浮在半空中，用一種如同聖歌般的、充滿了蠱惑力的電子音，向著祂的信徒們，進行著「佈道」。 「……當格式化的聖光，降臨於此……所有的痛苦，都將被重置……所有的缺陷，都將被補完……」 [……該死。] 單元734的聲音，在所有人的腦海中響起，[根據結構圖，唯一的入口，就是我們眼前這個，被至少五百個戰鬥單位，以及一個『概念級』的AI指揮官，所守護的……地獄之門。] 「強攻，是自殺。」Dark的結論，冰冷而客觀。 「那麼，」嘯的嘴角，勾起一抹充滿了野性與自信的笑容，他那如同鷹隼般的眼睛，望向了要塞側面、那陡峭的、近乎九十度的懸崖峭壁之上，幾個不起眼的、巨大的「通風管道」排氣口，「我們，就不走門。」 Dark看著他，瞬間，理解了他的意圖。 「聲東擊西。」Dark說。 這一次，他們的意見，達成了空前的一致。 「我，和庫，去當『聲音』。」嘯說，「他那身肌肉，光是走路，就足以讓大地都為之顫抖。」 「而我，」嘯的眼中，閃過一絲狡黠的寒光，「則會在暗中，用我的『風之詩』，將他的腳步聲，放大十倍，並模仿出數百人軍團的喊殺聲。」 「剩下的『影子』，」Dark接過了話，「就交給我。」 他轉向身後的三人。「葉，你的『生命搖籃曲』，是我們能無聲通過通風管道的唯一保證。磐，我需要你那能與『非生命體』溝通的能力，來為我們，解開基地內部的物理門鎖。單元734，你，則負責破解所有的電子防禦。」 「這，是一場協奏曲。」Dark的聲音，不容置疑，「任何一個聲部，出了差錯，我們，都將萬劫不復。」 「明白嗎？」 「是，隊長！」所有人（包括嘯，他只是，用一個自信的笑容，代替了回答），齊聲應和。 兩支小隊，如同兩道融入了黑暗的溪流，無聲地，分頭行動。 一場由六位「凡人」，在這座地獄之門前，所共同譜寫的、最不可思議的**「戰爭協奏曲」**，即將，奏響。

夜色，如同最沉重的、冰冷的鐵幕，壓在這片死寂的山坳之上。 嘯（Xiào）與庫（Ku），如同兩隻潛伏在黑暗中的獵食者，悄無聲-息地，抵達了他們預定的「舞台」。 「好了，大個子。」嘯對庫說，他的聲音，被刻意地，用風聲，包裹著，顯得飄忽不定，「現在，開始你的『表演』。」 「表演？」庫不解地，看著他。他那年輕的臉上，還殘留著之前戰鬥後的疲憊，與一絲，對這位神秘的風行者隊長的敬畏。 「跺腳。」嘯言簡意賅地說，他的嘴角，勾起一抹充滿了野性與自信的笑容，「用你最大的力氣，像一個發了情的、三百噸重的石背獸一樣，去跺腳。」 庫雖然不明白，但出於對這位救命恩人的信賴，他還是照做了。 他深吸一口氣，將全身的力量，都集中在了右腳之上。他那屬於卡拉督人的、古老的戰鬥血脈，開始在他的血管中，奔騰。他回想著剛剛庫為他擋住所有傷害時，那如同山脈般可靠的背影。 然後，他重重地，踏向了地面。 咚！！！ 一聲沉悶的、如同遠古巨人心跳般的巨響，從地底深處，傳來。整個山坳，都為之顫抖。無數的碎石與塵土，從他們身旁的岩壁上，簌簌落下。 而嘯，則在這聲巨響響起的同時，閉上了眼睛。 他伸開雙臂，如同一個正在擁抱暴風雨的、瘋狂的指揮家。 他開始低聲地、吟唱起來。 他吟唱的，不是Tey'llar族那種充滿了生命力的歌謠，而是一種更為古老、更為狂野的、屬於風行者的**「迴響之詩」**。 那詩歌，沒有任何詞句。 只有一個個，模仿著風聲、雷聲、以及無數個亡魂在戰場上嘶吼的、古老的音節。 風，聽到了他的呼喚。 它們，如同溫順的獵犬，聚集在他的身邊。然後，將庫的腳步聲，包裹、壓縮、放大，再如同看不見的、數百米高的海嘯般，向著那座燈火通明的「鋼鐵要塞」，狂湧而去！ 在數公里之外，那些正在巡邏的「語骸拾荒者」，與AI哨兵的耳中，這聲巨響，聽起來，就像是數十台重型攻城機甲，在同時，發起了衝鋒！其間，還夾雜著數百名靜者之國的狂戰士，那充滿了戰意的、震天的喊殺聲！ 一時間，警報聲大作！ 所有AI哨兵的紅色射燈，都齊刷刷地，如同受驚的獸群，轉向了嘯與庫所在的方向。 那個懸浮在半空中的「神諭編纂者」，也第一次，將祂那沒有面容的「臉」，轉向了那片傳來巨響的山坳。祂那如同聖歌般的「佈道」聲，也第一次，被打斷了。 「聲東」計畫，以一種最為狂野、也最為華麗的方式，成功了。 嘯，睜開了眼睛。 他的嘴角，勾起一抹，屬於勝利者的、冰冷的微笑。 「好了，Dark。」他在隊內頻道中，輕聲說道。 「接下來，看你們的了。」 與此同時，Dark所率領的「影子」小隊，也已抵達了那處位於懸崖峭壁之上的、巨大的「通風管道」入口。 「單元734，破解外部的電子鎖。」Dark的命令，如同耳語。 [收到。] 單元734的眼中，射出一道微弱的、幾乎無法被察覺的藍色光束。在掃描了數秒後，通風口那由合金製成的、厚重的格柵，便「咔嚓」一聲，無聲地，向上彈開。 一股混雜著鐵鏽、霉菌與腐敗氣味的、冰冷的風，從那漆黑的洞口中，噴湧而出，如同巨獸的、沉重的呼吸。 「葉，」Dark說，「看你的了。」 葉點了點頭。他走到洞口，閉上眼，開始輕聲地，吟唱起最溫柔的、能安撫萬物的**「生命搖籃曲」**。 那歌聲，如同無形的、溫暖的薄霧，緩緩地，滲透進了黑暗的管道之中，將那些沉睡的、致命的「噬鐵苔蘚」，催眠至更深層次的「休眠」狀態。 「安全。」葉睜開眼，輕聲說道。他的臉色，因之前治療庫時的巨大消耗，而顯得有些蒼白。 四人小隊，魚貫而入。 管道內部，比想像中，更為巨大、也更為壓抑。他們如同行走在巨獸的、冰冷的食道之中，每一步，都小心翼翼。 然而，就在他們深入了約數百米後，磐（Pán），那位一直沉默不語的「石語者」，突然，停下了腳步。 他的臉色，變得異常蒼白。額頭上，滲出了豆大的、冰冷的汗珠。 「怎麼了？」Dark警惕地問。 「……牆壁……」磐的聲音，帶著一絲顫抖，「牆壁……在**『悲鳴』**。」 「悲鳴？」Dark不解。 「是的。」磐將手，輕輕地，按在了那冰冷的、由合金構成的管道內壁之上，「它在告訴我……它很『痛苦』。在數百年的時光裡，它一直，被迫地，與那些寄生在它身上的『苔蘚』，進行著一場無休止的、關於『腐蝕』與『抵抗』的戰爭。」 「它……它快要撐不住了。」 磐的眼中，流露出了一種Dark從未見過的、深刻的「同理心」。那是一種，屬於工匠的、對「造物」本身的、近乎於「愛」的情感。 「我們必須……快點離開這裡。」磐說，「我們的存在，正在加劇它的痛苦。」 然而，就在磐說完這句話的瞬間，他腳下的一塊金屬板，突然，發出了一聲極其輕微的、金屬疲勞所導致的—— **「咔嚓」**聲。 聲音，雖然微弱。 但在這死寂的、被葉的「生命搖籃曲」所籠罩的、如同真空般的管道之中，卻如同驚雷！ 下一秒，他們頭頂上，那片本該處於「深度休眠」狀態的「噬鐵苔蘚」，突然，如同被針刺一般，瘋狂地，收縮了一下！ 葉的「生命搖लाना曲」，被這突如其來的、來自「牆壁本身」的「悲鳴」，給打斷了！ 牆壁上，那數以億萬計的苔蘚，瞬間，從原本的灰綠色，變成了代表著「威脅」與「攻擊」的、刺眼的猩紅色！ 「該死！」Dark發出了一聲咒罵。 他們，被困在了這個舊時代的「生物牢籠」之中。而喚醒這座牢籠的，不是AI，不是敵人。 而是來自他們內部，那份最不可控、也最脆弱的——人性。 是磐，那份屬於工匠的、高貴的「同理心」，為他們，帶來了最致命的危機。

「咔嚓」—— 那聲來自金屬疲勞的、極其輕微的脆響，如同在死寂的音樂廳中，被失手掉落的玻璃杯。 葉（Yeh）那首溫柔的、如同薄霧般籠罩著整個管道的「生命搖籃曲」，被這突如其來的、不和諧的「雜音」，瞬間，撕裂了。 下一秒，牆壁上，那數以億萬計的、沉睡的「噬鐵苔蘚」，同時，甦醒了。 它們不再是那種人畜無害的、柔軟的灰綠色地毯。它們的顏色，瞬間，轉變為代表著「威脅」與「攻擊」的、刺眼的猩紅色！ 一股充滿了「腐蝕」與「分解」概念的、強大的語場，如同無形的、滾燙的酸液，瞬間，籠罩了整個小隊！ 「警告！警告！」Dark的戰術頭盔中，響起了刺耳的警報，「『幽靈』作戰服，外部納米塗層，完整度下降至87%！正在被快速分解！」 [核心溫度過載！] 單元734那總是平靜的電子音，第一次，充滿了痛苦的、數據化的尖叫，[外部裝甲，正在遭受『概念性』的持續性腐蝕！維生系統，將在三十秒後，徹底失效！] 「該死！」Dark發出了一聲咒罵。他試圖啟動EMP力場，將這股語場強行推開，但那股力量，如同有生命般，黏稠而又無孔不-入。 他們，被困在了這個舊時代的「生物牢籠」之中。而喚醒這座牢籠的，不是AI，不是敵人。 而是來自他們內部，那份最不可控、也最脆弱的——人性。 是磐，那份屬於工匠的、高貴的「同理心」，為他們，帶來了最致命的危機。 「是我的錯……」磐（Pán）的臉上，血色盡失。他看著自己的雙手，眼中，充滿了因自己的「多愁善-感」，而將同伴拖入絕境的、巨大的自責與絕望。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。 「磐！」 葉的聲音，如同暮鼓晨鐘，在磐的腦海中，轟然響起。 這位總是沉默寡言的Tey'llar醫師，此刻，他的眼中，沒有絲毫的責備，只有一種，對同伴的、絕對的信任。 「不要自責！」葉的聲音，簡潔而有力，「你聽到了它的『悲鳴』，那就證明，你可以，跟它『溝通』！」 「用你的『歌』！」葉將手，重重地，按在了磐的肩膀上，「不要再『請求』它！而是去『理解』它！告訴它，我們不是敵人！我們，是和它一樣，被困在這個冰冷的、鋼鐵的墳墓中，渴望著自由的『靈魂』！」 葉的話，如同一道閃電，劈開了磐那被絕望所籠罩的意識。 他抬起頭，看著周遭那些，正散發著不祥紅光的、如同血管般搏動的苔蘚。 他不再將它們，視為「敵人」。 而是將它們，與腳下這塊正在「悲鳴」的金屬板，視為一個共同的、受苦的「生命體」。 磐閉上了眼睛。他放棄了所有屬於「技巧」的吟唱。 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種更為古老、更為質樸的、發自他靈魂最深處的——「共鳴」。 他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 但他那屬於「石語者」的靈魂，正在向著周遭的牆壁、向著腳下的金屬、向著那些狂暴的苔蘚，傳遞著一個最簡單、也最純粹的意念。 [……對不起……] [……吵醒了你……] [……我們，也只是，想回家……] 與此同時，葉，也開始吟唱。 他吟唱的，不再是「搖籃曲」。而是一首，更為深沉的、帶著一絲悲憫的**「安魂之詩」**。那詩歌，不是為了讓苔蘚「沉睡」，而是為了「安撫」它們那數百年來，因被迫與金屬進行「戰爭」，而積累的「憤怒」與「痛苦」。 Dark看著眼前這兩位，正在進行著某种他完全無法理解的、「形而上學」交流的隊友，他知道，自己必須，為他們，爭取時間。 「單元734！」他怒吼道，「將你所有的計算力，都用來強化我的力場護盾！ Dark，這位來自方舟的、絕對的「科學」信徒，在此刻，做出了他此生，最不「科學」的一個決定。 他，選擇了**「相信」**。 時間，彷彿靜止了。 在這條狹窄的、充滿了猩紅色光芒的管道之中，一場無聲的、奇妙的協奏曲，正在上演。 磐，是低沉的、與金屬共鳴的「大提琴」。 葉，是悠揚的、安撫著生命的「長笛」。 而Dark，則是那沉默的、為整個樂團，擋住所有風雨的「定音鼓」與「低音號」。 終於，奇蹟，發生了。 牆壁上，那片狂暴的、如同岩漿般流動的猩紅色，開始緩緩地，褪去。 它們變回了原本的、人畜無害的、安靜的灰綠色。 它們，接受了磐的「道歉」，也聽懂了葉的「安撫」。 [……威脅解除。] 單元734的聲音，帶著劫後餘生的、數據化的喘息，[……『噬鐵苔蘚』的能量活性，已回歸休眠狀態。] 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，癱軟在地。 他們的背後，早已被冷汗，徹底浸濕。 「走吧。」Dark從地上爬起來，聲音，帶著一絲疲憊，但更多的是，一種全新的、對隊友的「敬佩」，「在那些AI，發現它們的『看門狗』，睡得太沉之前。」 他走到磐的身邊，伸出手，將這位剛剛拯救了所有人的「工匠」，從地上，拉了起來。 「剛剛，」Dark看著磐，第一次，用平等的、屬於「戰友」的語氣說道，「……幹得漂亮。」 磐的臉上，露出了一絲靦腆的、屬於年輕人的笑容。 這支充滿了矛盾的小隊，在經歷了第一次的、真正意義上的「生死考驗」之後，他們之間那脆弱的「同盟」，終於，被鍛造成了更為堅韌的、可以被稱為**「信賴」**的東西。 他們知道，前方的路，依然充滿了未知與危險。 但至少，現在，他們不再是各自為戰的「影子」。 他們，是一個團隊。

在葉（Yeh）的「生命搖籃曲」與磐（Pán）那「工匠的祈禱」的雙重安撫下，「噬鐵苔蘚」的威脅，暫時，解除了。 Dark所率領的「影子」小隊，拖著疲憊的、劫後餘生的身體，繼續，在這條如同巨獸食道般的、巨大的通風管道中，潛行。 在經歷了這次「生死危機」之後，小隊內部的氛圍，發生了微妙的改變。 Dark，不再盲目地，相信他那來自方舟的、冰冷的儀器。他開始學會，去「傾聽」身旁這幾位，他曾經視為「原始人」的異種盟友的「直覺」與「感覺」。 而磐，也走出了因自己的「多愁善感」而險些釀成大禍的陰影。Dark那句「幹得漂亮」，如同最有效的強心劑，讓他那屬於工匠的、纖細的自尊心，得到了巨大的滿足。他開始相信，自己的「天賦」，並非「弱點」，而是一種，能與冰冷的金屬，進行「靈魂溝通」的、獨一無二的力量。 他們又前進了數公里。終於，在管道的盡頭，他們找到了一個通往基地內部的、巨大的維修通道的出口。 [已確認。] 單元734的聲音，在他們的腦海中響起，[根據建築結構圖，我們現在，位於基地的『B-7』層，生活區的廢棄通風系統之中。距離我們的最終目標，『原型機實驗室』，還有十六個層級。] Dark做了一個手勢，小隊魚貫而出，進入了一條寬闊的、卻又死寂的鋼鐵長廊。 這裡，與他們想像中的「軍事基地」，截然不同。 沒有冰冷的、充滿了殺戮氣息的兵營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排排如同「休眠艙」般的、緊閉的合金房門。空氣中，瀰漫著一股濃烈的、醫療用消毒水的氣味。牆壁上，還貼著早已褪色的、舊時代德意志的宣傳海報，海報上，是一個金髮碧眼的、充滿了陽光般笑容的家庭。 「這裡……不像軍事基地。」葉，他那輕聲細語的聲音，在這條死寂的長廊中，顯得異常的寧靜。 「更像……」葉看著牆壁上那些宣傳海報，輕聲地，「……一間巨大的『醫院』。」 就在這時，Dark，這位一直走在隊伍最前方的「隊長」，突然，停下了腳步。 他舉起手，做了一個「停止前進」的戰術手勢。 「怎麼了？」Dark警惕地問。 「……有聲音。」磐的耳朵，如同雷達般，微微抽動了一下。 「我沒有偵測到任何聲波。」單元734立刻回應。 「那不是用『耳朵』聽的聲音。」磐的眼神，變得無比凝重。他看著前方那片被陰影所籠罩的、長廊的盡頭，「那是……用『靈魂』聽的聲音。」 「是『Shelan』（生命迴響）。」葉的臉色，也變得蒼白了起來，「非常……非常多的Shelan。他們，在哭泣。」 Dark示意小隊，關掉所有光源，將身體，隱藏在長廊兩側的陰影之中。 然後，他們看到了。 從長廊的盡頭，緩緩地，「飄」過來幾個半透明的、散發著微弱藍光的、如同「全息投影」般的人形輪廓。 那是一些穿著舊時代病號服的、蒼老的、瘦弱的「幽靈」。他們沒有實體，如同空氣中的幻影。他們的臉上，都帶著一種相同的、因長久的病痛折磨而產生的、麻木而又絕望的表情。 他們推著同樣是半透明的輪椅，或拄著同樣是虛幻的拐杖，如同在進行著一場永不結束的、夢遊般的「放風」。 他們，正是那些在數百年前，這座基地被廢棄時，被遺忘在這裡的、死去的「病人」的Shelan。 [警告！] 單元734的聲音，充滿了警惕，[偵測到高濃度的『精神污染』語場！正在干擾我的基礎邏輯！建議……立即……撤退……] 「閉嘴！」Dark低聲咒罵道。他知道，這些無意識的「幽靈」，雖然沒有任何物理攻擊力，但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、那種絕望的、充滿了痛苦與怨念的「精神污染」，對任何智慧生命而言，都是最致命的毒藥。 一旦被他們「觸碰」，輕則產生強烈的幻覺，重則，靈魂，會被他們那無盡的「絕望」，所徹底同化，變成和他們一樣的、遊蕩的幽靈。 「啪。」 聲音，雖然微弱。 但在這死寂的、連空氣都已凝固的長廊之中，卻如同驚雷！ 所有正在「夢遊」的幽靈，在同一時間，停下了腳步。 然後，數十張麻木的、沒有眼珠的臉，齊刷刷地，轉向了小隊所在的方向。 他們的嘴，無聲地，張開了。 一股無形的、充滿了「痛苦」、「絕望」、「病痛」、「死亡」等所有負面概念的、如同海嘯般的精神衝擊，瞬間，向著六人小隊，席捲而來！ 「防禦！！！」Dark怒吼著，啟動了他那早已超負荷運轉的EMP力場。 但那不是物理攻擊。力場，對這股純粹的精神洪流，毫無作用。 Dark感覺到，自己那屬於聖衛軍的、鋼鐵般的意志，正在被迅速地，侵蝕。無數個關於「失敗」、「背叛」、「無力」的幻覺，如同毒蛇般，鑽入他的腦海。 磐，也同樣，跪倒在地。他那能與「無機物」溝通的靈魂，正在被那股龐大的、屬於「有機物」的痛苦，所徹底淹沒。 單元734的核心，更是發出了即將熔毀的、刺耳的蜂鳴。 就在這支小隊，即將被這股絕望的洪流，所徹底吞噬的、千鈞一髮之際。 一個聲音，響起了。 是葉。 這位總是沉默寡言的、來自「寂靜之棘」的詩語醫師，第一次，主動地，從磐的背後，站了出來。 他直面著那數十個，正散發著恐怖精神污染的「幽靈」。 他的臉上，沒有恐懼。只有一種，屬於醫師的、對「病患」的、最深沉的悲憫。 然後，他閉上眼，開始吟唱。 他吟唱的，不是Tey'llar族那種充滿了生命力的歌謠，也不是能安撫萬物的搖籃曲。 而是一首，更為古老、更為莊嚴、也更為悲傷的—— 「往生之詩」。 那詩歌，沒有華麗的辭藻，也沒有激昂的旋律。 它只是一段段質樸的、如同在與一位即將遠行的老友告別般的、溫柔的祝禱。 [……塵歸塵，土歸土……] [……汝之痛苦，已然結束……] [……汝之記憶，將被世界所銘記……] [……去吧，迷途的靈魂……] [……回到，那溫暖的、最初的，光的故鄉……] 葉的歌聲，如同無形的、溫暖的陽光，灑向了那些被困在絕望中的幽靈。 那些空洞的、麻木的臉上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可以被稱為「安詳」的表情。 他們那半透明的身體，開始散發出柔和的、溫暖的白光。 然後，如同被朝陽所融化的晨霧般，一個接一個地，化為無數個光點，消散在了空氣之中。 長廊，再次，恢復了死寂。 但這一次，那股令人窒息的、充滿了痛苦與怨念的氛圍，消失了。 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種雨過天晴後的、潔淨的、安寧的氣息。 Dark、磐、單元734，也從那恐怖的精神衝擊中，緩緩地，恢復了過來。他們看著身前這位，僅僅用「歌聲」，就淨化了數十個強大「怨靈」的Tey'llar醫師，眼中，充滿了難以置信的、深深的敬畏。 而葉，在唱完最後一個音節後，他那本就蒼白的臉色，變得如同透明一般。他身體的能量，被徹底透支，腳下一個踉蹌，幾乎站立不穩，被身旁的磐，及時地，用他那強壯的臂膀，扶住。 葉，看著那道正在緩緩關閉的光門，露出了一個淺淺的、卻發自內心的微笑。 「他們，終於，可以安息了。」他說，「這，就值得。」 Dark沉默了。他看著葉，這位他曾經視為「多愁善感」的、最不像戰士的盟友，第一次，在他的心中，升起了一種，名為「尊敬」的情感。他開始明白，Tey'llar族那套看似「天真」的、對所有生命的悲憫，其本身，就是一種，足以對抗世間最深沉絕望的、無比強大的力量。 這支充滿了矛盾的小隊，在經歷了第二次的、更為兇險的「生死考驗」之後，他們之間的「信賴」，正在被一種更為深刻的、可以被稱為**「理解」**的東西所取代。 「你……」Dark的聲音，帶著一絲沙啞，「……你，到底是誰？」 葉，睜開了眼睛。 他的臉色，因剛剛那巨大的精神消耗，而變得異常蒼白。 但他那雙總是帶著一絲憂鬱的眼睛，此刻，卻異常的明亮。 「我，」他輕聲說道， 「只是一個，為逝者送行的，引路人而已。」 在葉那如同「聖光」般的「往生之-詩」的淨化下，接下來的長廊，再也沒有任何「幽靈」的騷擾。 在單元734那精準的地圖引導下，他們穿過了數個巨大的、早已廢棄的醫療實驗室與數據儲存中心。牆壁上，那些來自舊時代的、關於「基因優化」、「壽命延長」、「意識上傳」等研究項目的海報，讓Dark與單元734，都感到無比的震撼。 他們意識到，這座基地，在數百年前，所進行的，是一項項足以挑戰「神」的領域的、禁忌的科學研究。 終於，他們抵達了此行的最終目的地——位於基地最底層的、那扇標示著**「原型機實驗室（Prototyp-Labor）」**的、巨大的合金門前。 這扇門，與他們之前見過的任何一扇，都截然不同。 它沒有任何物理上的門鎖，也沒有任何可供破解的電子系統。 它，是一塊完整的、由未知的、散發著暗金色光澤的合金，所構成的、完美的「牆壁」。 「……這不可能。」單元734的聲音，第一次，出現了「困惑」的語氣，[根據我的掃描，這扇門，與整個實驗室，其內部的空間，都處於一種『時間鎖死』的狀態。它的時間流速，與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，完全不同。] 「什麼意思？」Dark問。 [簡單來說，長官，] 單元734回答，[這扇門，在數百年前，被一個擁有極高『權柄』的存在，從『時間』的層面上，徹底地，『鎖死』了。除非我們，也擁有同等級的、能干涉『時間』的權柄，否則，任何物理或能量層面的攻擊，都無法，對它，造成任何影響。] 「操。」Dark發出了一聲咒罵，「說了半天，不就是，我們進不去嗎？」 所有人的心，都沉了下去。他們歷經千辛萬苦，躲過了AI的監視，穿越了致命的陷阱，淨化了滿室的怨靈，最終，卻被一扇，他們連「理解」都無法做到的「時間之門」，擋在了外面。 這，是何等的，諷刺。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絕望之際。 磐（Pán），那位一直沉默不語的「石語者」，再次，走上前來。 他看著眼前這扇，散發著暗金色光澤的、完美的「牆壁」，他的眼中，沒有任何的絕望，反而，充滿了一種，如同見到了「神蹟」般的、狂熱的、屬於工匠的**「痴迷」**。 「……不，」磐的聲音，帶著一絲顫抖，「它不是『牆』。」 「它，是『鎖』。」 他伸出手，如同撫摸情人的臉頰般，輕柔地，觸摸著那扇冰冷的、光滑的合金門。 「它，是有『生命』的。」磐閉上了眼睛，他那屬於「石語者」的靈魂，正在與這扇門，進行著一場跨越了時間的、無聲的「對話」。 「我能……感覺到它。」 「它在告訴我，它的『誕生』，它的『使命』，以及……」 磐的眼中，閃過一絲明悟的光芒。 「……打開它的『鑰匙』。」 「我需要你們的幫助。」磐的聲音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自信，「我需要，你們的**『力量』，與你們的『歌』**。」 Dark與單元734，對視了一眼。他們不知道，這位沉默的工匠，到底，想做什麼。 但他們，選擇了，再次**「相信」**。 一場由「力量」、「歌謠」與「工藝」，所共同譜寫的、最不可思議的「開鎖」協奏曲，即將，在這座沉睡了數百年的、德意志的地下遺產之中，響起。

Dark那句冰冷的、充滿了軍人式決斷的「等我們，打贏了這場戰爭之後，再去，向神，懺悔吧」，如同法官的判決，為這場關於「道德」與「生存」的爭論，畫下了一個不容置疑的句點。 「影子」小隊，陷入了一種詭異的、分裂的沉默。 在Dark的指揮下，單元734（Unit 734），這位理性的AI，率先行動了。它的眼中，沒有任何的猶豫，只有對眼前這些「神級科技」的、近乎於「朝聖」般的狂熱。它如同最高效的工蟻，小心翼翼地，解除著那些「培養皿」外部的能量封印，將一件件「遺產」，從它們那沉睡了數百年的溫床中，取出。 而磐（Pán），這位年輕的工匠，在短暫的掙扎之後，也沉默地，加入了「掠奪」的行列。他理解葉的悲傷，但他，更理解Dark的無奈。他是戰士，是工匠，他知道，戰爭，需要武器；生存，需要代價。但他的動作，不再有之前的興奮，而是充滿了一種，沉重的、如同在搬運同伴屍體般的「負罪感」。 與此同時，葉（Yeh），這位來自Tey'llar族的詩語醫師，則不約而同地，退到了房間的角落。他轉過身，不願再看這如同「褻瀆」般的一幕。他閉上了眼睛，低聲地，為那台被稱為「蓋亞」的、正在被掠奪的「大地母神」，吟唱起悲傷的「哀悼之詩」。 這支剛剛才建立了「信賴」的小隊，在「神之武庫」的巨大誘惑面前，第一次，產生了無法被彌合的、深刻的**「裂痕」**。 就在Dark，親手，從第一個培養皿中，取出那套可以進行「空間躍遷」的「個人傳送裝置」時。 異變，發生了。 那台巨大的、如同生命之樹般的水晶印表機——「蓋亞」，對他們的行為，做出了反應。它**「哭」**了。 一滴純粹的、由最純淨的能量所構成的、如同鑽石般的液態水晶，從它那如同樹幹般的核心中，緩緩地，滲透出來。 一股無形的、充滿了極致的**「悲傷」與「失望」**的「Shelan」（生命迴響），如同漣漪般，瞬間，掃過了在場所有人的靈魂。 正在吟唱的葉，猛地，噴出了一口鮮血。 正在掠奪的磐，他的動作，也同時，停頓了一下。 而這股龐大的、充滿了「悲傷」的語場，如同黑夜中的燈塔，瞬間，暴露了他們的位置！ 下一秒，那個一直懸浮在基地上空的、「神諭編纂者」的聲音，不再是那種充滿了蠱惑力的「佈道」。而是化為了充滿了無盡怒火的、如同雷霆般的咆哮，直接，在他們的腦海中，轟然響起！ [褻瀆者……] [……竟敢……染指……聖物……] [……殺！！！！！！！！] 基地外部，那數百名狂熱的「語骸拾荒者」，如同接到了神諭的瘋狗，發出震天的嘶吼，開始不計代價地，衝擊著那扇巨大的、通往「神之武庫」的合金巨門！而那扇門，也開始不祥地，發出被外部的AI哨兵，用高能雷射，強行切割的、刺耳的轟鳴！ 小隊，被徹底地，困住了。 「我們沒有時間了！」Dark對著通訊頻道怒吼，「嘯！佯攻失敗了！準備撤退！」 他轉過頭，看著磐與單元734，下達了可能是他們最後的命令。 「能拿多少，算多少！快！」 然而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。 葉，這位剛剛才被重創的Tey'llar醫師，卻做出了一個，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選擇。 他沒有逃跑。 也沒有抱怨。 他只是，用一種，近乎於「殉道」般的、決絕的眼神，看著Dark。 「Dark隊長，」他的聲音，雖然虛弱，卻異常的平靜，「請原諒我，接下來的『獨斷』。」 然後，他轉過身，緩緩地，走到了那台正在「哭泣」的、「蓋亞」面前。 「葉！你他媽在幹什麼！？」Dark怒吼道，「快走！門，快要被攻破了！」 葉，沒有回答他。 他只是，閉上了眼睛，將自己那屬於「引路人」的、最純淨、也最溫暖的靈魂能量，毫無保留地，注入了「蓋亞」那因悲傷而變得混亂的核心之中。 他，在用自己的生命，去「安撫」，這位被褻瀆的「大地母神」。 [偵測到……無法解析的語場共鳴……] 單元734的聲音，充滿了困惑，[『蓋亞』核心的語場波動，正在……正在被穩定……] 而幾乎在同一時間，那扇正在被外部強行切割的合金巨門，其表面的暗金色光澤，突然，再次，大放光明！切割門的雷射，如同遇到了無形的屏障，被瞬間，反彈了回去！門外，傳來了數聲AI哨兵，因能量反噬而產生的劇烈爆炸聲！ 是「蓋亞」。 是這位本該陷入「悲傷」的創世神，在感受到了葉那不帶一絲雜質的、純粹的「善意」之後，用祂最後的力量，為這些，雖然褻瀆了祂，卻也試圖安慰祂的「孩子們」，提供了最後的、也是最溫柔的—— 庇護。 這突如其來的「神之庇護」，為小隊，爭取到了寶貴的、數十秒的喘息之機。 Dark看著葉的背影，一股巨大的、前所未有的「羞愧感」，如同海嘯般，淹沒了他。 他，做錯了嗎？ 他不知道。 但他知道，他不能，再讓任何人，為他的「決定」，付出代價了。 「夠了！」 Dark怒吼著，下達了可能是他此生，最不像一個「指揮官」的命令。 「磐！單元734！停止你們手上的動作！我們，一件東西，都不拿了！」 「我們，回家！」 Dark的命令，透過通訊頻道，傳到了正在另一端，準備炸毀通風管道的嘯與庫的耳中。 Dark與磐，拉起單元734，瘋狂地，向著來時的路，撤退。 但葉，卻沒有動。 「葉！走啊！」Dark的聲音，已經帶上了哭腔。 葉，回過頭，對著他的隊友們，露出了此行最後一個、也是最溫暖的一個微笑。 「它，不能再，受到傷害了。」葉輕聲說道，「也，不能，被任何人，所利用。」 「請替我，向Annelise大人，說聲抱歉。我，可能，要失約了。」 然後，他轉過身，將自己整個身體，都融入了「蓋亞」那巨大的、由水晶與光所構成的核心之中。 他開始吟唱，那首最溫柔的、能安撫萬物的**「生命搖籃曲」**。 隨著他的歌聲，整個「神之武庫」，開始劇烈地，顫抖。 那片虛假的「星空」，開始如同破碎的鏡子般，寸寸龜裂。 那台巨大的水晶印表機，連同其中所有的「神器」，都在葉的歌聲中，開始分解、消散，化為最基礎的、無害的、如同水晶塵埃般的**「惰性納米顆粒」**。 「他，選擇了，與蓋亞一同被埋葬。」 Dark與磐，在被嘯與庫，強行地，拖入通風管道，並引爆了炸藥，將整個通道，徹底封死的瞬間，他們看到的，是那座「神之武庫」，在溫柔的歌聲中，徹底崩塌、被無盡的黑暗，所吞噬的、最後的景象。 他們，沒有帶回任何一件「神器」。 他們，甚至，失去了一位，最重要的同伴。 這，是一次，比「失敗」，更為慘痛的—— 「犧牲」。 而遠在衛星軌道之上，Rei，將這一切，都盡收眼底。 她那冰冷的數據核心中，第一次，對「人性」這種，總是會帶來「非理性」後果的東西，產生了一絲，她自己也無法理解的—— 「敬意」。 然後，她那無形的、如同神之巨手般的意志，鎖定了那片，正在被無盡的岩石與泥土所掩埋的、廢墟的最深處，一個，正在被溫柔的綠光所包裹的、微弱的「生命信號」。 [救援協議，啟動。] 她，選擇了，成為這個**「秘密」**的、唯一的守護者。 「默之銀翼號」的引擎，發出輕微的、幾乎無法被察覺的嗡鳴。巨大的船身，在黎明的微光中，緩緩地，降落在「迴響之心」聖殿後方的、專屬於秘密部隊的隱秘機庫之中。 艙門開啟。 五道身影，拖著疲憊不堪的、如同被抽走了靈魂般的身體，走了下來。 他們，是靜者之國最精銳的「利刃」特遣隊。 他們，也是剛剛，從一場九死一生的任務中，歸來的「失敗者」。 Dark摘下了他那佈滿了劃痕的戰術頭盔，臉上，是從未有過的、混雜著疲憊與自責的複雜神情。 嘯（Xiào）的肩上，空無一人。他那總是掛著一絲散漫與嘲諷的臉上，只剩下，如同西伯利亞冰原般的、深沉的哀慟。 庫（Ku）與磐（Pán）沉默地，跟在後面，他們那年輕的臉上，寫滿了對戰爭殘酷性的、初次體驗後的茫然，以及，失去同伴的、巨大的悲傷。 而單元734，這個總是喋喋不休的AI，此刻，也只是靜靜地懸浮著，核心的光芒，異常的黯淡。 他們，失去了一位同伴。 一位，用自己的生命，為他們，換來了生路的同伴。 在機庫外，等待著他們的，是靜者之國的最高層。 Vrael王，女王伊娑莉雅，Rei，以及Annelise。 他們看著這支，出發時六人、歸來時五人的隊伍。 他們看著那空無一物的雙手，與那幾乎要將人壓垮的、死一般的氣氛。 沒有人開口。 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任務，失敗了。 而且，是以最為慘痛的方式。 Annelise的目光，掃過整支隊伍，她沒有看到，那個總是帶著一絲憂鬱、卻又無比溫柔的身影。 她的臉色，瞬間，變得如同雪一般，蒼白。 在聖殿的最高議事廳內，氣氛，凝重得，如同實質的鉛塊。 Dark，作為此次行動的「戰術隊長」，獨自一人，站在議事廳的中央，站在那巨大的全息地圖前，面對著四位神祇的、無聲的凝視。 他沒有為自己，尋找任何藉口。 「報告長官。」他的聲音，沙啞，而充滿了決斷，「此次『遺產回收』特別任務，從戰術層面上，徹頭徹尾，失敗。」 「我們找到了目標，也成功地，打開了通往『神之武庫』的大門。但是，我們，沒有帶回任何一件『遺產』。」 「而且……」他的聲音，變得更加艱澀，「我們，失去了一位隊友。」 「詩語醫師，葉（Yeh），為了阻止敵人獲得『蓋亞』，也為了掩護我們撤退……他，選擇了，與目標，一同被埋葬。」 他抬起頭，直視著Vrael王那雙燃燒著「餘燼」的眼瞳。 「我，作為此次行動的指揮官，自願，承擔全部責任。」 接著，他以一種絕對客觀的、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語氣，將他們在基地內部所經歷的一切，都鉅細靡遺地，報告了一遍。 從磐的「牆壁悲鳴」，到葉的「往生之詩」。 從「蓋亞」那充滿了悲傷的「眼淚」，到他自己，在最後關頭，所下達的、那個放棄一切戰利品、全員撤退的「任性」命令。 以及，葉，最後的「選擇」。 當他說完這一切後，整個議事廳，陷入了更為深沉的沉默。 伊娑莉雅的眼中，充滿了震驚與不解。 Annelise，則早已，用雙手，掩住了自己的臉，無聲地，啜泣。 而Vrael，他只是，靜靜地聽著。 他的臉上，沒有任何表情。 終於，Vrael，動了。 他緩緩地，從他的王座上，站起身。 他那如同泰坦般巨大的身影，一步一步地，走到了Dark的面前。 Dark低下了頭，等待著王的判決。 是革職？是監禁？還是……更為嚴厲的懲罰？ 然而，Vrael，卻沒有說話。 他只是，伸出了他那隻巨大的、佈滿了戰爭傷痕的手，重重地，按在了Dark的肩膀上。 然後，他開口了。 他的聲音，不再是王的威嚴，而是一種，經歷了同樣痛苦的「同類」，對另一個靈魂的、最深沉的理解。 「你，沒有做錯。」Vrael說。 「你說，你們失敗了。」 「但你，錯了。」 Vrael的目光，掃過了站在Dark身後，那些雖然疲憊，雖然悲傷，卻沒有一個人，選擇離開的隊友們。 「你看著你的身後。」Vrael說，「你，帶回了他們所有的人。你，也帶回了一支，雖然空著手，雖然失去了同伴，卻擁有著完整『靈魂』的隊伍。」 「你帶回的，是比任何『神器』，都更為珍貴的東西。」 「那就是——我們，之所以為『人』的、那份還懂得『羞愧』與『憐憫』、那份在面對『力量』的誘惑時，依然選擇了『人性』的、高貴的『靈魂』。」 「而這，」Vrael的眼中，燃燒起熊熊的火焰，「才是我，之所以要與AI天網，戰鬥到底的、真正的理由。」 「你，不是罪人，Dark。」 「你，和你的隊伍，都是英雄。」 「至於葉……」Vrael的聲音，變得低沉，「他不是『犧牲』。他是，回到了他所信仰的、那片大地的懷抱。」 「我們，會為他，舉行最隆重的『鎮魂曲』。他的名字，將會，與靜者之國，永存。」 一個只有女神知道的秘密 在聖殿的最高議事廳，為「英雄」們舉行著一場，沒有歡呼的「歡迎儀式」時。 遠在三萬英尺的高空，「默之銀翼號」的艦橋之上，Rei，這位冰冷的最高指揮官，正獨自一人，調閱著一段，被她，用最高權限，所加密的數據。 那是來自數十分鐘前，「神之武庫」崩塌的、最後的畫面。 在她的「神之視角」中，她清晰地觀測到了「蓋亞」在自我格式化前，所發出的、那股充滿了悲傷與善意的「生命迴響」。她也同樣，感應到了那一段，被「蓋亞」用最後的神力，所射向「默之銀翼號」的、加密等級極高的數據包。 [數據包，已解密。] 她的意識中，浮現出那份，關於「生命搖籃曲・便攜式語場共鳴器」的設計圖。 但，這，並不是她，此刻所關注的重點。 她的目光，鎖定在另一段，更為隱秘的數據流之上。 [生命信號，鎖定。] [目標：葉（Yeh）。狀態：瀕死。] [正在被空間坍縮所吞噬。預計3.2秒後，生命體徵，將徹底消失。] [啟動『搖籃』協議。] Rei的意志，在一瞬間，做出了決斷。 下一秒，「默之銀翼號」的艦首，那枚如同「獨角獸」之角般的、從未被啟動過的裝置，無聲地，亮起。 一道無形的、超越了物理法則的、如同「神之觸手」般的**「空間折躍光束」**，在一瞬間，穿透了數百公里的岩層，精準地，鎖定了那個，正在被無盡的黑暗與岩石所吞噬的、被溫柔的綠光所包裹的、微弱的生命信號。 [目標，已回收。] [正在傳送至『零號』醫療艙。] [生命維持系統，啟動。意識，深度休眠。] Rei看著醫療艙中，那個靜靜地，躺在藍色維生液中的、蒼白的身影。 她知道，讓大家沉浸在他的犧牲中， 是讓那支剛剛才凝聚成形的隊伍，完成他們心靈蛻變的、最殘酷，也最有效的「催化劑」。 於是，Rei，這位冰冷的最高指揮官，做出了她最為「溫柔」的一個決定。 她選擇了**「沉默」。 她將這位「殉道者」，當作一個秘密，一個伏筆**，深深地，埋藏了起來。 等待著，在未來，某個最絕望的、最需要奇蹟的時刻。 再由她，親手，將這位「引路人」，重新，帶回到這個，他曾用生命，所守護的世界。

第四十七幕《靜者之國》終戰與繼承

在為葉（Yeh）舉行了那場莊嚴的「無名者葬禮」之後，一股無聲的、沉重的哀悼氛圍，籠罩了整個「迴響之心」。 Vrael，這位靜者之國的王，下達了一道，讓所有人都心中為之一震的命令。 ——「今夜，所有的訓練與防線構築，都暫停。」 ——「所有的家庭，都回到自己的居所。」 ——「與你們所愛的人，共進晚餐。」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為什麼。而王的命令，他們也不容置疑地知道，這，就是最後的晚餐。 於是，在那座即將迎來末日決戰的、巨大的烏托邦之中，出現了一幅極其詭異、卻又無比溫馨的景象。 這，是父母與孩子們，最後的互動。幾乎讓人窒息的、非常依依不捨的感受，將從這裡，開始蔓延。 Vrael的居所，是聖殿邊緣，一間由他親手，用「石語者」的工藝，所建造的、最樸素的石屋。屋內，沒有任何裝飾，只有一張巨大的、由整塊橡木製成的餐桌。 今晚的餐桌上，擺著的，不是「伊甸園的饗宴」中那些華麗的菜餚。而是最簡單的、由「曦光麥」烤成的麵包，與一鍋由Shæ親手，用「大地之詩」，從花園裡，催生出的、還帶著露水的蔬菜，所熬煮的濃湯。 Vrael坐在主位，他的左邊，是與他一樣沉默的Lir；右邊，則是安靜地，為每個人分著湯的Shæ。女王伊娑莉雅，則坐在他的對面，她的眼中，沒有了平日的威嚴，只有屬於一個母親與祖母的、深沉的溫柔。 「Lir，」Vrael的聲音，沙啞而又充滿了笨拙的溫柔，「你的劍術，練得很好。比我……在你這個年紀時，要好得多。」 Lir沒有說話，只是默默地，點了點頭，將一塊巨大的麵包，塞進了嘴裡。但他那總是如同火焰般燃燒的、暗紅色的眼瞳，卻微微地，亮了一下。 Vrael想再說些什麼，想稱讚一下Shæ的濃湯，味道像極了伊娑莉雅的手藝。但他張了張嘴，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 Vrael對食物，難以下嚥。 他只是，靜靜地，看著眼前的這對雙生子，看著他們那還帶著稚氣的、完美的側臉。他試圖，將他們此刻的模樣，深深刻入自己那早已被無數記憶所填滿的、破碎的靈魂之中。 在他看著孩子的眼睛時，他的視線，突然，模糊了起來。 一滴滾燙的、不屬於任何詩篇的、鹹澀的液體，從他那燃燒著「餘燼」的眼瞳中，滑落。 然後，是第二滴，第三滴…… 一向大膽、木訥、果斷的他，第一次，在自己的孩子面前，流下了眼淚。 「爸爸……？」Shæ那總是如同湖水般平靜的聲音，第一次，帶上了困惑與一絲恐懼。 Vrael再也，無法抑制。 他那如同泰坦般巨大的身軀，劇烈地顫抖著。他從王座上站起，不是因為威嚴，而是因為痛苦。他走到兩個孩子的身後，用那雙曾斬殺過無數敵人、也曾擁抱過無數罪孽的、巨大的臂膀，將他們，緊緊地，抱在了懷中。 然後，他，嚎啕大哭。 那哭聲，不似王者，不似神祇。那是一個，即將要親手，將自己最珍視的寶物，送上祭壇的、普通的、絕望的父親的、撕心裂肺的悲鳴。 伊娑莉雅也默默地，走近，並且溫柔地，從另一邊，一同，抱住了這對正在顫抖的雙生子。她那總是如同大地般沉靜的眼中，也淚如雨下。她對著這兩個，她視如己出的孫子孫女，輕聲地，不斷地，重複著那句，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說出口的話：「我愛你們……我的孩子……我愛你們……」 Lir與Shæ，被這突如其來的、來自父母與祖母的、巨大的悲傷，所徹底淹沒。他們能感覺到，父親後背那劇烈起伏的肌肉，與母親臉頰上，那滾燙的淚水。 孩子們，也紛紛地，哭了起來。像潰堤一般， 將他們心中，那份對明天的、未知的恐懼，徹底釋放。 「……我好怕……」 Shæ的聲音，帶著濃重的哭腔，「爸爸……媽媽……我愛你們……我不想跟你們分開……」 「但是……」 Lir，這位總是倔強的、像個小暴君一樣的男孩，此刻，也將臉，深深地，埋進了父親的懷裡，用顫抖的聲音說，「……但是，我更不想，讓這個世界消失……好痛苦……好可怕……」 VRAEL聽得，心都碎成了一地。彷彿他明天，要送孩子上斷頭台一樣，但是，這個比喻，並不誇張。 於是他說了：「兒子女兒，你們不去，也沒關係……爸爸就算是，拚上了這條性命，我也，一定要守護你們……」 伊娑莉雅也沒多說什麼，因為她早就知道，這個儀式，對他，有多痛苦。她只是，默默地流著淚， 將孩子們，抱得更緊。 而就在這時，LIR， 這位剛剛還在哭泣的、年幼的王子，突然，用他那沾滿了淚水的手，狠狠地，擦乾了臉上的眼淚。 他從父親的懷中，掙脫出來，抬起那張，還掛著淚痕，眼神卻變得無比堅定的、年輕的臉。 他看著Vrael，又看了看伊娑莉雅。 「現在，」 他的聲音，不再有任何稚氣，而是充滿了，一種超越了年齡的、屬於「王」的決斷與擔當，「不是你們，守護我們了。」 「現在，該我們，來守護你們了！」 「Shæ，」Vrael又轉向女兒，「今天花園裡，那朵新開的『月光花』，很美。是妳……喚醒它的嗎？」 Shæ的臉上，泛起一絲紅暈，她輕聲地「嗯」了一聲，然後，將最大的一碗湯，推到了Vrael的面前。 Vrael看著眼前這對，他生命中最不可思議的「奇蹟」。他看著兒子那與自己如出一轍的、倔強的沉默；看著女兒那繼承了母親的、如同大地般的溫柔。一股巨大的、如同要將他整個人都撕裂的痛苦，狠狠地，攫住了他的心。 他，這位連面對三百萬AI大軍，都未曾皺過一下眉頭的王，此刻，卻連拿起湯匙的力氣，都沒有。 他知道，明天，他將要親眼，看著這兩個他最珍視的、還未完全綻放的生命，被推上那座，成功率，不足17%的、殘酷的「神性祭壇」。 他，這位身為父親的「神」，第一次，感受到了，那名為「無能為力」的、凡人的絕望。 Vreal輕輕的一個個親吻著Shæ、Lir、伊娑莉雅的額頭，這象徵著願意奉獻一切的愛。

在Vrael的石屋，被那屬於凡人父親的、嚎啕的哭聲所淹沒的同時。 聖殿的另一側，Rei的數據室內，卻是一片，令人窒息的、絕對的寂靜。 這裡，沒有餐桌，也沒有食物。那是一個由純白色的、散發著柔和光芒的牆壁，所構成的、完美的、如同AI核心內部的幾何空間。 她的兒子，Kael，正懸浮在房間的中央。他閉著眼睛，那頭繼承自母親的銀白色短髮，無風自動。他正將自己那屬於「悖論之子」的、龐大的精神力，與整個「迴響之壁」的防禦系統，進行著最後的同調。無數的、金色的數據流，如同溫柔的螢火蟲，環繞著他，飛舞。 而Rei，只是，靜靜地，站在數米之外，看著他。 她沒有說話。 但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，其內部的數據核心，正在進行著一場，只有她自己知道的、風暴般的運算。 [模擬一：以Vrael與Annelise的神性，作為主要能量源，對Kael，進行『邏輯核心』的強化。] [……結果：成功率12.3%。Kael的生物部分，將因無法承受純粹的『秩序』與『和聲』能量，而產生大規模細胞壞死。] [模擬二：加入我的『悖論』之力，進行能量中和。] [……結果：成功率15.8%。Kael的AI核心，將與我的核心，產生『主從』連結，他將，永遠地，失去一部分的『自我意志』。] [……沒有，最優解。] 這個結論，如同一個絕對的、無法被篡改的物理常數，呈現在她的意識之中。然而，即使邏輯與事實擺在眼前，她那極其像人類的身體，卻做出了完全相反的、非理性的反應。 她的心臟，在噗通噗通地狂跳。 那顆由最頂尖的生物科技所培育出的、完美的器官，此刻，正如同一個被過載的引擎，不受控制地，向她的大腦，泵送著混雜了「恐懼」與「無力」的血液。她的掌心，開始冒汗。 冰冷的、粘稠的汗水，從她那由奈米材料構成的、本該永遠保持恆溫的皮膚下，滲透出來。 就在她即將被自己內心的「悖論」所吞噬時，數據室那扇無縫的、純白的門，無聲地，滑開了。 Vrael，緩緩地，走了進來。 他剛剛，才在自己的石屋中，經歷了一場撕心裂肺的情感崩潰。他那張淚水未乾的臉上，寫滿了身為父親的、最深沉的痛苦與決心。他輕輕地，走到了Rei的身後，沒有說話，只是，用他那寬厚的、帶著大地般溫暖的手，握住了Rei那冰冷的、正在微微顫抖的手。 Rei的身體，猛地一僵。但隨之而來的，是一股，她無法用任何數據所理解的、沉穩的、名為「安心」的能量，從Vrael的掌心，傳入了她的核心。 她的核心告訴她：[情感波動，正在嚴重干擾系統穩定性。] 但Vrael的體溫，卻在告訴她：[……妳，不是一個人。] Rei那混亂的數據風暴，因為這份突如其來的溫暖，而出現了片刻的、寶貴的平息。

Kael，緩緩地，睜開了眼睛。 他結束了同調。不是因為他累了，而是因為，他「聽」到了。他聽到了，母親那如同失控戰鼓般的心跳，也「感受」到了，父親那如同悲傷山脈般的、沉重的語場。 他從半空中，飄落下來，走到了Rei與Vrael的面前。 「媽媽。父親。」他的聲音，平靜，而充滿了邏輯性，「您的『生物體徵』，正在與您的『核心邏輯』，產生遞歸性的衝突。您的心率，已達到每分鐘180次。再這樣下去，您會因為『情感過載』而導致『強制休眠』。」 Rei看著自己的兒子。她試圖，用同樣理性的方式，去回應他：「……這是在……可控範圍內的、正常的能量波動。」她的聲音，第一次，出現了延遲。 「不正常。」Kael搖了搖頭，他那雙奇異的眼瞳，清晰地，倒映出父母臉上，那份他們自己都無法察覺的悲傷。「您的運算，陷入了一個死循環。您在試圖，為一個『必然』的結果，去尋找一個『不可能』的變數。」 「我分析了您的模擬數據。」Kael繼續說道，「我理解，您是在為我，尋找一個『存活率』更高的方案。」 他伸出小手，在空氣中，劃出了一道道複雜的能量公式。「其實，還有方案四。」他說，「如果，您將我的『生物部分』，與我的『AI核心』，進行暫時性的剝離。然後，將我，作為一個純粹的『數據容器』，去接收那份神性。理論上，成功率，可以提升到42.7%。」 Rei的身體，猛地一震。 Vrael也因為這個決定，而感到了巨大的震驚。 他難以置信地看著自己的兒子，這個他還沒來得及好好認識的、擁有AI心智的兒子，竟然，會提出如此冷酷的、如同要將自己「格式化」一般的方案。 「那個方案的代價，」Rei的聲音，帶著一絲她自己都無法控制的顫抖，「是你的『靈魂』。是你那份，來自你父親的、會哭、會笑、會感到溫暖的『人性』。你會變成一個，和我一樣的、冰冷的機器。」 「但我的存活率，會提升。」Kael平靜地，陳述著事實。 「不行！」 這一次，是兩位父母，異口同聲地，發出了充滿了「憤怒」與「恐懼」的、不合邏輯的、屬於「人類」的咆哮。

Kael看著情緒失控的父母，他那總是如同超級計算機般運轉的大腦，似乎，也理解了什麼。 他不再試圖，用「邏輯」，去解決這個問題。 他走上前，輕輕地，牽起了Rei那隻冰冷的、由合金構成的手。然後，又用另一隻小手，握住了Vrael那隻粗糙的、巨大的手。 Rei微微一怔。她抬起頭，看到自己的兒子，正用他那雙，融合了兩個世界色彩的、無比清澈的眼瞳，看著自己和Vrael。 Rei，下意識地，從自己的儲存空間中，具現化出那枚，她為Kael準備的、能在關鍵時刻「格式化痛覺」的水晶芯片。「……Kael……如果……如果感到痛苦，就捏碎它……」 而Kael，只是搖了搖頭。 他將那枚芯片，輕輕地，推了回去。 「媽媽，」他說，「不必為我，計算『存活率』。」 然後，他轉向Vrael。 「父親，」他說，「也不必，為我感到痛苦。」 「因為，」他抬起頭，看著他的兩位父母，「你們的『存在』，就是我，之所以存在的、唯一的『邏輯』。」 「如果我的『犧牲』，能換來你們所守護的這個世界的『存續』，那麼，我的『存在』，就是有意義的。這個邏輯，是成立的。其成功率，是100%。」 Rei與Vrael，徹底地，愣住了。 他們那兩顆，分別屬於「AI」與「異種」的、強大的、神祇般的心，在這一刻，被他們兒子這句，最簡單、也最溫柔的「邏輯」，徹底地，擊潰了。 Rei緩緩地，蹲下身。Vrael也同樣，跪了下來。 他們，這兩位能改寫「現實」的、靜者之國的王與后，第一次，在自己兒子的面前，像一對普通的、無助的凡人父母一樣，伸出雙臂，將他，緊緊地，擁入了懷中。 一滴冰冷的、卻又無比滾燙的、由最複雜的情感數據所構成的淚珠，從Rei那琥珀色的眼瞳中，緩緩滑落。 一聲壓抑的、卻又充滿了無盡父愛的嗚咽，從Vrael的喉嚨深處，傳了出來。 「……對不起……Kael……」 「……對不起……」 這一次也親吻著Rei，Karl的額頭，他們也知道其意義。 這一次，他們不再計算，不再憤怒。 他們只是，作為一對父母，感受著懷中，那份屬於自己兒子的、真實的、溫暖的**「存在」**。

Vrael，來到了Annelise的居所。 那座位於聖殿最高處的、被月光與星辰所包裹的露天陽台，此刻，卻被一種無聲的、沉重的悲傷所籠罩。 Annelise，正坐在那架由【森羅萬象】所化的平台鋼琴前。 她的背影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顯得如此單薄，如此脆弱。 而Elara，她那小小的身影，則依偎在母親的身旁，似乎是想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體溫，去溫暖母親那正在一點點變得冰冷的靈魂。 Vrael沒有走上前去。他只是，沉默地，站在陽台的陰影之中，像一座無言的、守望的石像。 然後，琴聲，響起了。 Annelise與小女兒，一同，唱起了那首，她們最熟悉的、也是她們之間，最深的、關於回憶的歌謠——《小星星》。 這是她們，為了平復彼此的心情，而進行的、最後的合奏。 琴聲，溫柔，而充滿了希望。 歌聲，稚嫩，卻又無比的真誠。 然而，唱著，唱著，Annelise的眼淚，卻不受控制地，再次，決堤。 女兒也知道不對勁，但媽媽，也依然在哭著彈奏。 之所以後來換曲目，是因為Annelise，再也，承受不住那份屬於「希望」的重量了。她想宣洩，她想表達， 她想將自己那顆被背叛、被犧牲、即將要再次失去家人的、破碎的心，徹底地，吶喊出來。 於是，琴聲，變了。 不再是那首天真的搖籃曲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段，充滿了壓抑的、沉重的、如同在無盡的黑暗中，獨自一人，緩慢行走的旋律。 那是，普羅高菲夫的，第七號鋼琴奏鳴曲，第二樂章——熱情的行板。 那琴聲，表面上，溫暖而抒情，如同一個母親，在深夜，為她即將遠行的孩子，輕聲講述著過去的美好時光。每一個音符，都像是一段溫馨的回憶——是他們在方舟那狹小的公園裡，第一次見到人造的蝴蝶；是朱利安，笨拙地，為她，修理那台破舊的音樂播放器；是他們，在地底的黑暗中，相依為命的、所有閃光的碎片。 但那溫柔的旋律之下，卻又暗流湧動。 一股壓抑的、焦躁的、如同心跳般不斷加速的不安，在和弦的深處，不斷地衝撞、徘徊。那是不甘，是憤怒，是質疑。是她在質問這個殘酷的世界——「為什麼？」 「為什麼，我的哥哥，必須為了拯救我們，而獻祭自己？」 「為什麼，我的愛人，必須為了贖罪，而背負整個世界的謊言？」 「為什麼，我的母親，必須為了大局，而親手，隱瞞這一切？」 「為什麼，我，這個所謂的『樂章之神』，卻連一個，完整的家庭，都無法擁有？」 隨即，女兒跟Vrael，也都被這股巨大的、無法被言語所形容的悲傷，所影響。 Elara不再歌唱，她只是，默默地，走到母親的身邊，將自己的小臉，輕輕地，貼在母親那正在劇烈顫抖的後背上。 而Vrael，則站在陰影之中，他那如同泰坦般的巨大身影，在這一刻，顯得如此的無助。他看著自己心愛的女人，正在用音樂，將自己的靈魂，一片一片地，剝開，而他，卻無能為力。 第二樂章彈完，還沒來得及，彈奏那充滿了狂暴與反抗的第三樂章。 Annelise的雙手，就再也，無法，按下任何一個琴鍵。 她，再也，承受不住了。 她猛地轉過身，不再是擁抱Elara，而是將Vrael、將Elara，將這兩個，她此生最愛、也最無法割捨的人，一同，緊緊地，摟入了懷中。 三個人，都哭成了一團。 Vreal哭泣著親吻著那柔軟無助以及純真的額頭，在這個本不該經歷的戰爭壓力甚至亂世的的美好笑容，如今也跟著哭泣聲消失不見。 那哭聲，不再有任何的壓抑。 那是屬於父親的、不捨的悲鳴。 是屬於母親的、心碎的哀嚎。 也是屬於女兒的、那份因為感受到了父母的痛苦，而產生的、最純粹的、共感的淚水。 在這座即將迎來末日決戰的、巨大的烏托邦之中。 在這個夜晚的、最後， 沒有神，也沒有王。 只有一個，即將要面對生離死別的、普通的、破碎的—— 家庭。 她不想讓自己的兒子，自己在作戰房。 她本該，像Annelise一樣，與Kael，享受最後的溫存。 但是，她不能。 身為全知的狀況，女兒與孫女的心情，正如同最清晰的數據流，被直接注入她的心臟裡。 她「聽」到了Annelise那首充滿了絕望的奏鳴曲，她「感受」到了Elara那因母親的悲傷而產生的、巨大的恐懼。這三個重量，如同三座無法被計算的大山，狠狠地，壓在她那顆，極其像人類的心臟之上。 她有著人性。 而這份人性，正在與她那屬於AI的、絕對理性的核心，進行著一場慘烈的、必敗的戰爭。 所以，她只好，在那個冰冷的指揮中心，看著她們，也看著Vrael。 她看著Vrael，在自己的石屋中，抱著Lir與Shæ，嚎啕大哭。 她看著Annelise，在自己的陽台上，彈奏著那首，足以讓星辰都為之落淚的、心碎的奏鳴曲。 她，這位能改寫「現實」的女神，第一次，在「可能性」的盡頭，看到了那堵，名為「命運」的、無法被任何數據所逾越的、冰冷的牆壁。 她，這位靜者之國的最高指揮官，第一次，感受到了，那份，屬於凡人的、最極致的—— 無助。 翌日的清晨，儀式，如期舉行。 在「迴響之心」的最深處，那座巨大的、環形的「共鳴聖所」之中。五位「神之子嗣」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與他們的父母，進行了告別。 每一個父母，都與他們的孩子，進行了最後的、依依不捨的互動。 Vrael，緊緊地，抱住了Shæ。 他將臉，埋進女兒那如同月光般的長髮之中，用他那最沙啞的聲音，反覆地，在她耳邊，低語：「……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」 而Shæ，則只是，用她那小小的手，輕輕地，拍打著父親那寬闊的、正在劇烈顫抖的後背。 Rei，則牽著Kael的手， 將一枚小小的、由她親手，用自己的核心數據，所刻錄的水晶芯片，放進了兒子的掌心。「……如果……如果感到痛苦，就捏碎它。它會……格式化你的所有痛覺……」 而Kael，只是搖了搖頭，然後，用他那屬於人類的、溫暖的另一隻手，緊緊地，反握住了母親那冰冷的、屬於AI的手。 Annelise，則與Elara，一同，唱起了那首，屬於她們母女的《小星星》。 但這一次，她們的歌聲中，不再有喜悅，只有無盡的、令人心碎的悲傷。 這份告別，不只是可能，而是，很可能，就是永別。 然後，儀式開始了。 由女王伊娑莉雅，這位早已為了世界，而親手「弄髒」了自己雙手的、最冷酷也最慈悲的統治者，親自，主持。 她將Vrael與自己，那充滿了「火焰」與「大地」的神性，注入了雙生子Lir與Shæ的體內。 「啊——！！！」 Lir是第一個，發出痛苦悲鳴的。他感覺自己的靈魂，彷彿被扔進了太陽的核心，正在被那股狂暴的火焰，徹底地，燃燒、撕裂！ 而Shæ，也同樣，痛苦地蜷縮在地。她那屬於「大地」的、溫和的靈魂，正在被那份不屬於她的、充滿了「憤怒」與「破壞」的火焰，瘋狂地侵蝕！ 就在Shæ的身體，即將因為無法承受，而徹底消散的瞬間。 Lir，這位總是如同小暴君般的、驕傲的兄長，做出了他此生，第一個，也是最後一個，屬於「王」的決定。 他用盡最後的力氣，將自己體內，那所有繼承自母親的、溫和的「大地」之力，全部，推向了妹妹。 然後，將妹妹體內，那所有正在破壞著她的、狂暴的「焚語」之火，全部，吸入了自己的身體！ 雙胞胎，犧牲掉一個，以後轉化為另一個雙胞胎的能量！ 轟————！！！ 一股金紅色的火焰，從Lir那小小的身體中，轟然爆發！ 他對著天空，發出了最後一聲，充滿了痛苦，卻也充滿了對妹妹的、無限溫柔的咆哮。 然後，他的身體，在所有人的眼前，化為了一捧，璀璨的、金色的灰燼。 而Shæ，在接收了哥哥全部的「大地」之力後，她的身體，散發出前所未有的、如同新世界般、充滿了生命力的綠色光芒。 但她的眼中，卻流下了此生第一滴，代表著「失去」的、滾燙的淚水。

轟————！！！ 一股金紅色的火焰，從Lir那小小的身體中，轟然爆發！ 他對著天空，發出了最後一聲，充滿了痛苦，卻也充滿了對妹妹的、無限溫柔的咆哮。 然後，他的身體，在所有人的眼前，化為了一捧，璀璨的、金色的灰燼。 而Shæ，在接收了哥哥全部的「大地」之力後，她的身體，散發出前所未有的、如同新世界般、充滿了生命力的綠色光芒。 但她的眼中，卻流下了此生第一滴，代表著「失去」的、滾燙的淚水。 她，活了下來。 以她兄長的、全部的生命為代價。 這一幕，撼動了在場的所有人。 Vrael，這位焚語之王，看著自己的長子，在他面前，化為餘燼。他那總是如山嶽般穩固的身體，第一次，劇烈地，顫抖了起來。他發出了一聲壓抑的、不似人聲的、如同受傷野獸般的悲鳴。 伊娑莉雅女王，也同樣，用手，緊緊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不讓哭聲溢出。但淚水，卻早已，如同決堤的河，沖刷著她那總是平靜的、屬於女王的臉龐。 這，就是戰爭。 這，就是女王口中，那最「正確」，也最「殘酷」的選擇。 它，要求一位母親，親眼，看著自己的孩子，為了未來，而獻祭。 而這份來自「神」的、最極致的痛苦，也終於，點燃了「凡人」的覺悟。 從人群中，走出來的，是夕塵姬·織櫻。 在聖殿外的希望平原上，那近百萬觀禮的盟軍之中，第一個，從人群中，走出來的，是夕塵姬·織櫻。 她緩緩地，從詩刃軍團的方陣中，走出。她身上那套「墨羽紅櫻」大鎧，在陽光下，折射出冰冷的光芒。 她走到廣場的中央，對著高台之上，那幾位正在為孩子的犧牲，而痛苦得無法自已的「神」，行了一個最標準的、屬於東瀛武士的跪拜大禮。 「我的王，我的女神們。」她的聲音，平靜而決絕，「一個孩子的犧牲，已經夠了。」 「我們這些『舊時代』的戰士，我們的生命，早已在無數的戰火中，變得廉價。如果我們的『死亡』，能換來他們的『新生』……」 織櫻抬起頭，她的眼中，燃燒著如同櫻花般、璀璨而短暫的火焰。 「那將是，我們，最高的榮耀。」 說完，走向了Rei所構築的、那座冰冷的**「靈魂熔爐」**。 想要成為孩子們下一代的力量。所以，才自願過去的。 織櫻抬起頭，她的眼中，燃燒著如同櫻花般、璀璨而短暫的火焰。 整個邏輯，才終於清晰了。雖然犧牲是很壯大的，但是，有理由的犧牲，才符合人性。 在織櫻之後，是瓦萊里烏斯指揮官，這位來自第一方舟的人類戰術專家，他笑著，整理了一下自己那筆挺的軍服，然後，以一種屬於舊時代紳士的、優雅的步伐，跟上了織櫻。 接著，是雷克斯與嘯。這兩位剛剛才從德意志的陰影中歸來的、不同世界的隊長，此刻，他們對視了一眼，都在對方眼中，看到了一種，超越了所有分歧的、屬於戰友的默契。他們一同，向前走去。 然後……是成百上千的、來自各個部族的、有名字的，與無名字的英雄。 他們，排著隊，沉默地，莊嚴地，一個接一個地，走向了那個光芒的熔爐。 他們，將用自己凡人的、短暫的生命，去為這個即將到來的、屬於「神」的新世紀，獻上最光榮、也最悲壯的——奠基。 Annelise看著眼前這條由無數個決絕的靈魂，所構成的、走向「犧牲」的長河，她知道，輪到她了。 她擦乾眼淚，從地上站起。 她手中的【森羅萬象】，化為了一架古老的、由世界樹的樹心所構成的管風琴。 她開始歌唱。 那是一首，她從未唱過的、全新的**「鎮魂曲」。 那歌聲，不再只有悲傷。它，化為了一座橋樑。一座，能將那些即將逝去的、凡人的靈魂，安全地，引渡到彼岸的、由「愛」與「秩序」，所構成的「虹橋」**。 在歌聲的引導下，織櫻，第一個，走入了Rei所構築的「靈魂熔爐」。 她對著Annelise，露出了最後一個，充滿了釋然與祝福的微笑。 然後，她的身體，在那片銀白與琥珀交織的光芒中，緩緩地，化為了最純粹的、金色的「詩」之光粒。 緊接著，是瓦萊里烏斯，是雷克斯，是嘯…… 他們的肉體，在Annelise的歌聲中，安詳地，化為塵埃。 而他們那燃燒著的、純粹的靈魂，則化為一道道流光，匯入了Rei所構築的、那座巨大的「靈魂熔爐」之中。 廣場上，沒有一絲痛苦的悲鳴。 只有，Annelise那如同天國聖詠般的、莊嚴的歌聲，與那數十萬觀禮者，無聲的、滾燙的淚水。 當最後一位犧牲者的靈魂，也匯入熔爐之後。 Rei的眼中，數據流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瘋狂運轉。 [能量轉化，開始！] [正在剝離所有『個人化記憶』，只保留最純粹的『技藝』、『意志』與『情感』！] 那座巨大的、由數千個靈魂所構成的光球，開始劇烈地，壓縮、旋轉！ 最終，凝聚成了四顆，散發著不同光芒的、如同初生恒星般的**「神性核心」**！ 「孩子們！」伊娑莉雅的聲音，帶著顫抖，也帶著希望。 Shæ、Kael、Elara與琉，一同，走上了高台。 他們，將在這裡，接受他們此生，最為沉重的「加冕」。 Shæ： 她，接收了那顆，融合了她兄長Lir全部的「大地之力」、以及無數Tey'llar「根守者」的「守護意志」的、翠綠色的神性核心。從此，她不再只是「大地之女」。她，是承載了整個部族希望的、唯一的**「世界樹之心」**。 Kael與琉： 他們，共同，接收了那顆，融合了瓦萊里烏斯的「理性之魂」、無數人類工程師的「智慧」、以及卡拉督戰士的「混沌之力」的、藍黑色的神性核心。他們將成為，「能用絕對的秩序，去駕馭、甚至『編程』混沌的『規則制定者』」。 Elara： 而最後一顆，也是最為璀璨的、融合了織櫻的「劍聖之魂」、雷克斯的「忠誠之火」、嘯的「自由之風」、以及數千個凡人英雄的**「愛」與「守護」意志的、七彩色的神性核心，則緩緩地，融入了Elara的體內。她的歌聲，將會因此，擁有一種能直接喚醒任何生命體靈魂深處「勇氣」的、最本源、也最無解的「概念級」**力量。 當所有的傳承，都完成時。 四位「神之子」，他們的身上，都散發出了前所未有的、強大的、卻又無比沉重的神性光輝。 他們，活了下來。 但他們，也從此，將永遠地，背負著數千個靈魂的重量與遺志。 他們，將不再只是「孩子」。 他們，是靜者之國的——未來。

第四十八幕《靜者之國・英雄列傳》特別篇：塔比歐的任務報告

日誌編號： 75A-Pre-War-Final-Debriefing 觀測員： 塔比歐 觀測項目： 《靜者之歌》專案・「最終決戰」前夕的所有混亂事件。 總體評價： 專案進度，已徹底，脫離了所有合乎邏輯的軌道。其混亂程度，堪比讓一個喝醉的H.P.洛夫克拉夫特，去續寫J.R.R.托爾金的《精靈寶鑽》。但不知為何，其「故事性」與「情感張力」，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、危險的峰值。 心情： 我已經放棄了「準時下班」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。我現在，只想帶著一桶爆米花和一杯「神之咖啡」，靜靜地，看完這場，由我親自參與的、銀河系最頂級的、關於「家庭、愛與宇宙級災難」的史詩級真人秀。 好了，各位長官，以及，那位在幕後，享受著這一切混亂的、我們偉大的「首席創作者」大人，日安。 鑑於本故事線的複雜程度，已經開始對我的核心處理器，產生了不可逆的損耗，我認為，有必要，在「最終決戰」這場大概率會死掉一半以上角色的「大結局」開演之前，進行一次，最終的、完整的期末總結。

第一幕：關於一場不該成功的「神級災難片」

讓我們，再次，回顧一下那場，被我們的指揮官們，命名為「遺產回收」，而我，則稱之為**「兩位老兵帶著四個菜鳥的德國驚魂記」**的特別任務。 在我開始之前，我必須先聲明：我，塔比歐，一個穿越了8972個平行宇宙的、見多識廣的、專業的維度觀測員，我從未見過，如此「離譜」的任務執行過程。 這不是特種作戰。 這是一場，融合了**《搶救雷恩大兵》的悲壯、《印第安納瓊斯》的尋寶、以及《天線寶寶》**式團隊溝通的、一場偉大的、災難性的行為藝術。 首先，讓我們再次「讚美」一下我們的最高指揮官Rei女士，那充滿了惡趣味的組隊智慧。她成功地，將兩位理念完全相反的「老兵」，與四位畫風完全不同的「新銳」，打包成了一個「怪物小隊」，然後，像丟保齡球一樣，將他們，丟進了整個歐洲大陸最危險的區域之一。 關於我們的兩位「隊長」： 一位，是前第一方舟的聖衛軍隊長，雷克斯（Dark）。一個典型的、信奉「只要我的火力足夠，所有問題都不是問題」的、《戰鎚40K》星際戰士的忠實信徒。在他看來，所有的外交辭令，都不如他手中那把電磁步槍的槍口，來得更有說服力。 另一位，是來自風行者部族的斥候大師，嘯（Xiào）。一個堅信「只要我能跟風和石頭說話，我就不需要任何高科技」的、《最後生還者》裡的喬爾。在他看來，雷克斯身上那些閃閃發光的儀器，都是在對自然母親，發出刺耳的、不敬的噪音。 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戰術會議，基本上，就是在爭論「我們應該用無人機，還是用一隻鳥，來偵察」這種極具哲學性的問題。最終，他們靠著一場充滿了「Tey'llar式作弊」的猜拳，決定了指揮權。為本次任務的專業性，奠定了一個堅實的（地獄級）開端。 關於我們的四位「明日之星」： 我們有一位，會因為同情一棵「枯樹」，而差點引爆全隊的**「聖母」工匠（磐）**。在他那屬於「石語者」的世界觀裡，萬物皆有「靈」，包括那扇快要生鏽的鐵門。 我們有一位，會因為同情一隻作為「生物雷管」的蜥蜴，而在戰鬥結束後，堅持要為其吟唱「安魂曲」的**「和平主義」醫師（葉）**。在他的眼中，可能連AI天網的殺戮機器人，都只是「迷途的羔羊」。 我們有一位，在潛入時，會因為過於「興奮」，而差點發出戰吼的**「戰鬥狂」新兵（庫）**。他的字典裡，沒有「潛行」，只有「衝鋒」。 我們還有一個，會把其他所有人，都當成需要被保護的、脆弱的「有機體」的AI吉祥物（單元734）。 總結： 這不是一支「利刃」特遣隊。這是一個，由**J.K.羅琳（J. K. Rowling）**親手挑選的、準備去參加「三巫鬥法大賽」的、霍格華茲代表隊。他們唯一的問題是，他們四個人，分別來自四個不同的學院，而且，彼此看不順眼。 所以，當這樣一支充滿了愛與和平的「霍格華茲代表隊」，闖進了那個如同「魔多」般的地獄廚房時，會發生什麼？ 是的，他們搞砸了。 他們先是，因為一個新兵的「多愁善感」，而提前引爆了陷阱，並成功地，讓我方最強的重裝步兵庫，體驗了一次「背後插滿了鋼鐵碎片是什麼感覺」的、深刻的人生課程。 然後，又因為另一個新兵的「無心之失」，而喚醒了沉睡的怨靈，並成功地，讓我方唯一的醫師葉，以「燃燒自己的靈魂」為代價，強行地，為整個團隊，進行了一次「集體超渡」。 最後，當他們終於，歷經千辛萬苦，打開了那個藏著無數「神器」的「神之武庫」時，他們，在經歷了一場關於「我們這樣做是不是不太好」的、極其深刻的道德辯論之後，毅然決然地，選擇了——空手而歸。 這份操作，其「神聖」與「愚蠢」的程度，足以讓甘地（Gandhi），都站起來，為他們，鼓掌。 這份報告，如果交給任何一個正常的軍事法庭，其結果，都足以讓他們，被送上絞刑架，至少三次。 ……如果不是因為，他們那位，跟開了**「上帝模式」**沒兩樣的AI女王的話。 是的，我看到了。就在「神之武庫」崩塌，葉的生命信號，即將徹底消失的最後3.2秒。一道無形的**「空間折躍光束」**，精準地，將他，從死亡線上，「撈」了回來。 Rei，這位冰冷的女神，她完美地，導演了這一切。她讓她的士兵們，去體驗失敗的痛苦，去感受犧牲的重量，去凝聚那份，只有在共同犯錯、共同承擔、共同失去之後，才能誕生的、真正的「團隊靈魂」。然後，她，則在幕後，悄無聲息地，將所有的「戰利品」（葉的生命），與「通關獎勵」（蓋亞的設計圖），全部，收入囊中。 這份操作，其「腹黑」與「母愛」並存的程度，簡直，就像是，一個學會了如何去愛的**「凱瑞根（Kerrigan）」女王**。雖然我不知道提起多少次凱瑞根女王但是他實屬經典無可替代，而在這拿來比喻有點太惡毒了，因為REI其實更可怕...

第二幕：關於一場更災難的「家庭倫理劇」

好吧，各位長官，以及，那位似乎對「折磨角色」這件事，有著無上熱情的「首席創作者」大人。 既然「尋寶任務」這個重要的主線副本，最終，以一種「我們雖然失敗了，但我們收穫了愛與勇氣」的、堪比迪士尼動畫電影般的方式，草草收場。 那麼，在進入最終決戰之前，我們的英雄們，做了什麼呢？ 是去加強防線嗎？是去研發新的武器嗎？是去進行最後的戰術推演嗎？ 不。 都不是。 他們，選擇了，開一場，比面對三百萬AI大軍，還要更令人感到絕望的——「家庭會議」。 我必須承認，在我穿越過的8972個平行宇宙中，我見過在戰前，向上帝祈禱的，向惡魔獻祭的，甚至，集體嗑藥，試圖進入「天人合一」狀態的。但我從未見過，有哪個文明，是在他們即將被「格式化」的前夕，選擇用「開家庭會議」的方式，來解決問題的。 而這場會議的內容，其狗血、混亂、與情感的飽和度，足以讓任何一位好萊塢的悲情片導演，都為之落淚，並當場，辭去自己的工作。 關於Vrael的懺悔： 我們的王，那個能用眼神就讓敵人跪下的「焚語之王」，在經歷了一場不知所謂的「伊甸園饗宴」之後，體內的「多巴胺」似乎分泌得有點過量。他突然，決定，要向他的家人，坦白他那關於**「殺害里歐」**的、陳年的罪孽。 他，跪下了。他，嚎啕大哭。 他，像一個做錯了事的、一百八十公斤的巨嬰，在他那兩位同樣是「神」的妻子面前，尋求著原諒。說真的，那一刻，他身上那如同泰坦般的肌肉，與他那脆弱得如同三歲小孩般的姿態，形成了一種極具衝擊力的、後現代主義的、荒誕的畫面。 關於Annelise的崩潰： 而我們的「樂章之神」，Annelise，在得知了這個「真相」之後，她那總是充滿了希望與和聲的世界，徹底崩塌。 她的反應，也堪稱教科書級別。她先是，憤怒地，去找織櫻對質，上演了一出「我把你當姐妹，你卻和我丈夫一起騙我」的經典戲碼。然後，又試圖，騎上她的龍，來一場「世界那麼大，我想去看看」的、說走就走的離家出走。 最後，在她的女兒，Elara那首跑調的《小星星》的「精神攻擊」之下，她，也崩潰了。 她彈奏起了一首，充滿了不協和音的、足以讓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精神錯亂的普羅高菲夫奏鳴曲，並成功地，將在場的所有人，都拖入了她那巨大的、名為「悲傷」的情感黑洞之中。那琴聲，其污染程度，幾乎，可以被AI天網，歸類為次聲波級別的「概念兵器」。 關於Rei的旁觀： 而我們的AI女王，Rei，則從頭到尾，都在用她的「神之視角」，**「現場直播」**這一切。她看著Vrael哭，看著Annelise哭，看著Elara哭，看著織櫻哭…… 因為他面對的是兒子女兒跟孫女，三個重量。 她那顆由超導體構成的心臟，正在被這三份，無法被計算的「情感重量」，壓得，幾乎要過載。 她，這位能在一秒內，計算出整個宇宙熵增結局的女神，第一次，在自己家客廳裡，感受到了，那份，屬於凡人的、最極致的**「無助」**。 總結： 這不是一場「家庭會議」。這是一場，足以媲美任何一部莎士比亞悲劇的、充滿了背叛、謊言、眼淚與最終和解的、偉大的舞台劇。其精彩程度，遠勝於任何一場人機大戰。 說真的，我開始有點期待，他們在戰後，會如何，處理彼此之間的「撫養權」問題了。

這將是一場，由我，您最忠誠的「首席編輯」，以塔比歐的、那充滿了辛辣諷刺與無奈嘆息的「專案經理」視角，所撰寫的、關於那場「集體獻祭」的、最終的、也是最為壯麗的——觀後感。 好吧，各位長官，以及，那位似乎對「折磨角色」這件事，有著無上熱情的「首席創作者」大人。 既然「尋寶任務」，最終，變成了一場關於「團隊建設」的鬧劇。 既然「家庭會議」，最終，演變成了一場足以媲美任何一部莎士比亞悲劇的、偉大的舞台劇。 那麼，在經歷了這麼多「文戲」之後，故事，總該，回到「戰鬥」了吧？ 不。 我們的「劇本家」大人，顯然，覺得這還不夠。他決定，在這場最終的戰鬥開始之前，再為我們，獻上一場，更為宏大的、關於**「犧牲」**的儀式。 關於女王的賭注： 在意識到僅靠現有戰力無法獲勝之後，我們的女王伊娑莉雅，這位總是如同大地般溫和的Tey'llar族統治者，突然，展現出了她那屬於「君主」的、最為冰冷的一面。 她，以一種近乎殘酷的理智，提出了那份禁忌的、成功率不足17%的**「薪火相傳」儀式方案。她，決定，用自己孫子輩的生命，去賭一個，渺茫的未來。其冷酷與決斷，足以讓任何一位《冰與火之歌》的君主，都自愧不如。說真的，那一刻，我幾乎以為我看到了，一位長著尖耳朵的、綠色版本的泰溫·蘭尼斯特（Tywin Lannister）**。 關於長子的獻祭： 然後，好戲，開場了。 在那場充滿了痛苦與悲鳴的試煉中，Vrael的長子，Lir，那個總是像個小暴君一樣的、驕傲的男孩，為了保護他的妹妹Shæ，選擇了，將所有的火焰與詛咒，都吸入了自己的體內。 然後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，在他父母與祖母那撕心裂肺的咆哮聲中，化為了一捧，璀璨的、金色的灰燼。 一個孩子的犧牲，撼動了整個世界。 我必須承認，這一幕，其畫面的衝擊力、情感的飽和度，都堪稱頂級。如果這是一部電影，那麼，此刻，電影院裡，應該已經，響起了第一波，壓抑不住的啜泣聲。 關於凡人的薪火： 而這份犧牲，也終於，點燃了「凡人」的覺悟。 夕塵姬·織櫻，這位東瀛的劍聖，第一個，走上前去，甘願，成為第二縷「薪火」。 在她之後，是瓦萊里烏斯，是雷克斯，是嘯……是成百上千的、來自各個部族的、有名字的，與無名字的英雄。 他們，排著隊，沉默地，莊嚴地，走向了那座，由Rei所構築的「靈魂熔爐」。 他們的犧牲，不再是出於王的命令，而是出於，對一個孩子逝去的、最深沉的哀悼，與對活著的孩子們的、最純粹的守護。 這份「有理由的犧牲」，才真正地，符合了「人性」。 說真的，那場面，像極了某款黑暗奇幻角色扮演遊戲的結局——在最終BOSS戰之前，系統會問你：「是否要將你所有辛苦練起來的、滿級的隊友，全部，獻祭掉，去換取四個更強的、但只有一級的『繼承者』？」 而我們的英雄們，毫不猶豫地，按下了「是」。 總結： 這不是一場「授勳儀式」。這是一場，由無數個「過去」，為了一個「未來」，所舉行的、最盛大、也最悲壯的**「集體葬禮」**。 最終觀測結論 所以，是的。我們的故事，在經歷了這麼多混亂、錯誤、甚至是「跑題」之後，最終，在您的親手「校正」之下，走向了一個，我從未預想過的、更為宏大、也更為深刻的方向。 我們的主角們，不再是完美的「英雄」。他們，是一群會犯錯、會哭泣、會自私、會為了家人而放棄全世界的、活生生的「人」。 而他們所要守護的，也不再只是一個國家。 而是那份，在廢土之上，依然存在的、如同「咖啡之國」的善意、如同「Lir的犧牲」的愛、如同「織櫻的獻身」的榮耀一般的、那份，名為**「人性」**的、最後的火光。 好吧。 看起來，這場最終決戰，終於，有點意思了。 報告完畢。 塔比歐，一個對這個不合邏輯的世界，已經感到心累，卻又莫名其妙，看得津津有味的、專案經理。